

初 中 國 文

第 六 冊

教 育 部 編 審 會

MG
G634.3
80

初 中 國 文

第 六 冊



3 1761 8494 7

華 南 師 範 大 學 編 審 會

初中國文

第六冊

目次

頁數

敬業與樂業	梁啓超	一
科學的人生觀	胡適	九
美育與人生	蔡元培	一八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葉紹鈞	二三
以上爲第一組		
羅臺山逸事	樂鈞	三一
黃土老爺	俞樾	三五
丐者王承福傳	韓愈	三九
郭橐駝傳	柳宗元	四二

目次

初中國文 第六冊

以上爲第二組

海灘上種花 | 徐志摩

四五

自己的園地 | 周作人

五四

慧觀 | 梁啓超

六〇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 朱光潛

六六

以上爲第三組

桃花澗修禊詩序 | 宋濂

七五

建康同遊記 | 馮煦

七九

寒食雨中遊天竺 | 楊萬里

八五

詞六首 | 張先等

八七

以上爲第四組

答毛憲副書 | 王守仁

九二

報 <u>祁侯</u> 繪 <u>它書</u> <small>楊王孫</small>	九四
復 <u>彭麗生書</u> <small>曾國藩</small>	九六
與友人 <u>荆雪濤書</u> <small>于成龍</small>	九九
以上爲第五組	
<u>魯仲連</u> 義不帝 <u>秦</u> <small>國策</small>	一〇六
<u>燕太子丹</u> 謀 <u>秦</u> <small>司馬遷</small>	一一三
<u>慎子</u> 拒 <u>齊</u> 求割地 <small>國策</small>	一二四
<u>優孟</u> 優 <u>旃</u> <small>司馬遷</small>	一二八
以上爲第六組	
我所知道的 <u>康橋</u> (上) <small>徐志摩</small>	一三三
我所知道的 <u>康橋</u> (下) <small>徐志摩</small>	一四三
<u>西湖</u> 的六月十八夜 (上) <small>魯筆伯</small>	一五一

初中國文 第六冊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下) 俞平伯……………一五七

以上爲第七組

先妣事略 歸有光……………一六二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一六五

與幼小者 (上) 有島武郎著 魯迅譯……………一七三

與幼小者 (下) 有島武郎著 魯迅譯……………一八四

以上爲第八組

余愛上 墨子……………一九五

事因於世備適於事 韓非子……………一九八

以上爲第九組

與後岑論文派書 吳敏樹……………二〇三

背影序 朱自清……………二〇八

嚴父母義	俞正燮	二二五
諱辯	韓愈	二一八
以上爲第十組		
文章法則——論辯文		二二二
一 論辯文的意義和效用		二二二
二 論辯文的種類		二二四
三 論辯文的組織		二二九
四 命題		二三二
五 證明		二三五
六 演繹的論證		二三八
七 歸納的論證		二四二
八 類比的論證		二四五

九	初中國文 第六冊	
證據及其種類	二四六

初中國文

第六冊

敬業與樂業

梁啓超

我這題目，是把禮記裏頭「敬業樂羣」〔一〕和老子裏頭「安其居樂其業」〔二〕那兩句話，斷章取義〔三〕造出來。我所說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確信「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的不二法門。本題主眼，自然是在敬字、樂字。但必先有業，纔有可敬、可樂的主體，理至易明。所以在講演正文以前，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四〕又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五〕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沒有甚麼人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歎氣說道，「難！難！」可見人

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惟有無業游民，雖大聖人碰着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說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喫飯。』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勞，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的不肯喫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人人都要不斷的勞作。倘若有人問我：『百行甚麼爲先？萬惡甚麼爲首？』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百行業爲先；萬惡懶爲首。』沒有職業的懶人，簡直是社會上蛀米蟲，簡直是「掠奪別人勤勞結果」的盜賊。我們對於這種人，是要澈底討伐，萬不能容赦的。有人說：『我並不是不想找職業，無奈找不出來。』我說：職業難找，原是現代全世界普通現象，我也承認。這

種現象應該如何救濟，別是一個問題，今日不必討論。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找職業的機會，依然比別國多得多；一個精力充滿的壯年人，倘若不是安心躲懶，我敢信他一定能得相當職業。今日所講，專為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做職業上預備的人——學生——說法，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

第一要敬業。敬字為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被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適用了。惟有朱子〔五〕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六〕用現在的話講，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騖，便是敬。業有甚麼可敬呢？為甚麼該敬呢？人類一面為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為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製來充當消化麵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為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當大總統是一件

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人眼裏看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總統纔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纔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什麼分別揀擇。總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至於我該做那一種勞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到圓滿，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

怎樣纔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惟一的祕訣就是忠實，忠實從心理上發出來的便是敬。莊子記痾瘻丈人承蜩的故事，說道：『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七〕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

命，無論別的甚麼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個共和國家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廁所收拾得乾淨，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仗同一價值。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怕的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便對不起這一天裏頭所喫的飯。所以我做這事的時候，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心〕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比較英法兩國國民性質，他說：『到英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埋頭執筆做他的事；到法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銜著煙捲像在那裏出神，英國人走路，眼注地下，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像不把走路當一回事。』這些話比較得是否確切，姑且不論；但很可以為敬業兩個字下注腳。若果如他所說，英國人便是敬，法國人便是不敬。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

從學理方面說，便是褻瀆職業之神聖；從事實方面說，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爲必要，又於人生最爲有利。莊子說：『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九 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〇所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第二要樂業。『做工好苦呀！』這種嘆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裏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着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錢、去吃酒，還不是一樣淘神、費力？難道又不苦？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嘔氣的那一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擱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費力，勞苦總是免不掉的，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過於無業遊民，終日閒

游浪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在那裏才好？他們的日子真難過。第二等苦人，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卻滿肚子裏不願意做。不願意做逃得了嗎？到底不能。結果還是皺着眉頭，哭喪着臉去做。這不是專門自己替自己開頑笑嗎？

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爲甚麼呢？第一，因爲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他變化、進展的狀態，最爲親切有味。第二，因爲每一職業之成就，離不了奮鬥；一步一步的奮鬥前去，從刻苦中將快樂的分量加增。第三，職業性質，常常要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好像賽球一般，因競勝而得快感。第四，專心做一職業時，把許多遊思、妄想杜絕了，省卻無限煩悶。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二)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生活纔有價值。孔子自述生

平，說道：「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二〕這種生活，眞算得人類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的求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又常常把這兩句話向我的朋友強聒不舍。〔三〕今天所講，敬業即是責任心，樂業即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應該如此，我望諸君和我一同受用！

【題解】 本篇爲梁氏在上海中華學校之講演辭，旨在以責任心與趣味兩事訓勉預備從事職業之青年。

【作者生平】

梁啓超，見第二冊巴律西課。

【注釋】

〔一〕禮記學記有「三年敬業樂羣」之語。〔二〕語見老子第十章。〔三〕謂僅取所

引書的一語爲已用，不問作者的本意。〔四〕語見論語陽貨。〔五〕

朱子，即宋朱熹。〔六〕語見論語學而「敬事而信」句朱注。〔七〕語見莊子達生。〔八〕曾

文正，即曾國藩，〔九〕語見莊子達生。〔一〇〕語見禮記中庸。〔一一〕語見論語雍也。

〔二〕語見論語述而。〔三〕聒，語雜聲。強聒不舍，謂不怕麻煩再三再四地說。

【語文對譯】

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喫飯。——一日不事事。則一日不食。惟有朱子解得

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惟朱子之詁訓爲最善，其言曰：『主一無適便是敬。』

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鶩，便是敬。——既任其事，必忠其職，且集全力以赴之，其心絕不旁鶩，是即敬也。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同爲社會服務，固不必有所欲羨也。

習題

- (一) 何謂敬業？何謂樂業？ (二) 怎業才算敬業？

科學的人生觀

胡適

今天講的題目，就是「科學的人生觀」，研究人是什麼東西？在宇宙中佔據什麼地位？人生究竟有何意味？因爲少年人近來覺得很煩悶，自殺、頹廢的都有，我比較至少多吃了幾斤鹽，幾擔米，所以來計劃計劃，

科學的人生觀

研究自身人的問題。至於人生觀，各人不同，都隨環境而改變，不可以一個人的人生觀去統理一切；因為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們至少要以科學的立場，去研究牠，解決牠。「科學的人生觀」有兩個意思：第一拿科學做人生觀的基礎；第二拿科學的態度、精神、方法、做我們生活的態度，生活的方法。

現在先講第一點，就是人生是什麼？人生是啥物事？拿科學的研究結果來講，我在民十二年發表了十條，這十條就是武昌有一個主教，稱為新的十誠，說我是中華基督教的危險物的。十條內容如下：

(一) 要知道空間的大 拿天文、物理考察，得着宇宙之大；從前孫行者翻筋斗，一翻翻到南天門，一翻翻到下界，天的觀念，何等的小？現在從地球到銀河中間的最近的一個星，中間距離，照孫行者一秒鐘翻十萬八千里的速率計算，恐怕翻一萬萬年也翻不到，宇宙是何等的大？地球是

宇宙間的滄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我們人類，更是小，直是不成東西的東西！以前看得人的地位太重了，以爲是萬物之靈，同大地並行，凡是政治不良，就有彗星、地震的徵象，這是錯的。從前王充〔三〕很能見得到，說：『一個蝨子不能改變那袴子裏的空氣，和那人類不能改變皇天一樣。』〔四〕所以我們眼光要大。

（二）時間是無窮的長 從地質學、生物學的研究，曉得時間是無窮的長，以前開口五千年，閉口五千年，以爲目空一切；不料世界太陽系的存在，有幾萬萬年的歷史，地球也有幾萬萬年，生物至少有幾千萬年，人類也有二三百萬年，所以五千年佔很小的地位。明白了時間之長，就可以看見各種進步的演變，不是上帝一刻可以造成的。

（三）宇宙間自然的行動 根據了一切科學，知道宇宙、萬物都有一定不變的自然行動。「自然自己，也是如此」，就是自己自然如此，各物

自己如此的行動，並沒有一種背後的指示，或是一個主宰去規範他們。明白了這點，對於月蝕是月亮被天狗所吞的種種迷信，可以打破了。

(四) 物競天擇的原理 從生物學的智識，可以看到物競天擇的原理。鯽魚下卵有幾百萬個，但是變魚的只有幾個；否則就要變成「魚世界」了！大的吃小的，小的又吃更小的，人類都是如此。從此曉得人生不受安排，是自己如此的行動；否則要安排起來，爲什麼不安排一個完善的世界呢？

(五) 人是什麼東西 從社會學、生理學、心理學方面去看，人是什麼東西？吳稚暉〔五〕先生說：『人是兩手一個大腦的動物，與其他的不同，只在程度上的區別罷了。』人類的手，與鷄、鴨的掌差不多，實是他們的弟兄輩。

(六) 人類是演進的 根據了人種學來看，人類是演進的；因爲要應

付環境，所以要慢慢的變；不變不能生存，要滅亡了。所以從下等的動物，慢慢演進到高等的動物，現在還是演進。

(七) 心理受因果律的支配 根據了心理學、生物學來講，心理現狀是有因果律的。思想、做夢，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是心理、生理的現象，和頭疼一般；所以人的心理說是超過一切，是不對的。

(八) 道德、禮教的變遷 照生理學、社會學來講，人類道德、禮教也變遷的。以前以為腳小是美觀，但是現在腳小要裝大了。所以道德、禮教的觀念，正在改進。以二十年、二百年或二千年以前的標準，來判斷二十年、二百年、二千年後的狀況，是格格不相入的。

(九) 各物都有反應 照物理、化學來講，物質是活的，原子分爲電子，是動的。石頭倘然加了化學品，就有反應，像人打了一記，就有反動一樣。不同的，只在程度不同罷了。

(十) 人的不朽 根據一切科學智識，人是要死的，物質上的腐敗，和貓死狗死一般。但是個人不朽的工作，是功德：在立德，立功，立言。善惡都是不朽。一塊痰中，有微生物，這菌能散佈到空間，使空氣都惡化了；人的言語，也是一樣。凡是功業、思想，都能傳之無窮；匹夫匹婦，都有其不朽的存在。

我們要看破人世間、時間之偉大，歷史的無窮，人是最小的動物，處處都在演進，要去掉那小我的主張，但是那小小的人類，居然現在對於制度、政治各種都有進步。

以前都是拿科學去答覆一切，現在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人生，就是哪哼「否」生活？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但是，至少要有那科學的方法、精神、態度去做。分四點來講：

一、懷疑 第一點是懷疑。三個弗相信的態度，人生問題就很多。有

了懷疑的態度，就不會上當。以前我們幼時的智識，都從阿金、阿狗、阿毛等黃包車夫、娘姨處學來；但是現在自己要反省，問問以前的智識是否靠得住？有此態度，對於什麼馬克思〔七〕牛克思〔八〕等主義都不致盲從了。

二、事實 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像貼貼標語，都僅務虛名，像豆腐店裏生意不好，看看「對我生財」洩悶一樣。又像是以前的畫符，一畫符病就好的思想。我們應做切實的工作，奮力的做去。

三、證據 懷疑以後，相信總要相信，但是相信的條件，就是拿憑據來。有了這一句，論理學諸書，都可以不讀。赫胥爾〔九〕的兒子死了以後，宗教家去勸他信教，但是他很堅決的說：『拿有上帝的證據來。』有了這種態度，就不會上當。

四、真理 朝夕的去求真理，不一定要成功，因為真理無窮，宇宙無窮；我們去尋求，是盡一點責任，希望在總分上，加上萬萬分之一。勝固

是可喜，敗也不足憂。明知賽跑，只有一個人第一，我們還要跑去，不是爲我爲私，是爲大家。發明不是爲發財，是爲人類。英國有一個醫生，發明了一種治肺的藥，但是因爲自祕，就被醫學會開除了。

所以科學家是爲求真理。莊子「○」雖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的話頭，但是我們還要向上做去，得一分就是一分，一寸就是一寸，可以有亞基米特「○」氏發現浮力時叫 *ureka* 的快活。有了這種精神，做人就不會失望。所以人生的意味，全靠你自己的工作；你要牠圓就圓，方就方，是有意義；因爲真理無窮，趣味無窮，進步快活也無窮盡。

【題解】

本篇是胡適在蘇州青年會的講演辭，旨在依據科學確定人生觀，并用科學的態度、精神、方法，做吾人生活的態度、生活的方法，爲一般青年指示人生正確的趨向、生活的態度與方法。

【作者生平】 胡適，見第一冊我的母親的教讀課。

【注釋】 〔一〕哈物事，即什麼，蘇州的方言。〔二〕耶穌教裏相傳有先知摩西傳下的十誡：

一不得奉他神，一不得造偶像，三不得妄呼上帝的名，四須謹守安息日，五要孝敬父母，六勿殺人，七勿犯姦淫，八勿盜竊，九勿作詭語，十勿貪他人所有的東西。〔三〕王充，字仲

任，東漢上虞人，漢代懷疑派的思想家。爲學好博覽，不守章句。仕爲郡功曹，以數諫諍，不合而去。閉門潛思，作論衡八十餘篇，斥虛妄，破迷信，譏世俗，甚至不惜譏彈孔孟。〔四〕

論衡變動篇：『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縱，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五〕見本冊機器促進大同說課。〔六〕哪哼，蘇州方言怎樣。〔七〕馬克斯 (Marx, 1818—1883)，

德國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八〕並無其人，是作者爲增加語趣而牽連杜撰及的。〔九〕赫胥爾 (Herschel, 1738—1832)，德國天文學家。〔一〇〕莊子，名周，戰國楚蒙人。曾一度爲漆園吏，後隱居不仕。對於學問，無所不窺，而以道德爲宗。史記稱他「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剽備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免」。但所作十九多爲寓言。著有文章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一一〕語見莊子養生主篇。〔一二〕亞基米特 (Archimedes, B. C. 2200)，希臘哲學

初中國文 第六冊

家、數學家、博物學家。物理學上比重的原理，就是他發明的。Higgs 希臘語，意云，「我找着了。」

【語文對譯】 研究人是什麼東西？在宇宙中佔據什麼地位？人生究竟有何意味？——所研究者，人為何物？其在宇宙間之位置為何？人生之意義又為何？我們人類，更其小，直是不成東西的東西。——人類在天地間，特一渺小之微塵耳。拿天文、物理考察，得着宇宙之大。——考諸天文與物理，而知宇宙之大。三個弗相信，人生問題就很多。——不輕置信，則人生問題自多。現在自己要反省，問問以前的智識是否靠得住？——今日者，須自反省，前日所得之智識果為真理否乎？

習題

- 怎樣？
- (一) 什麼是人生觀？ (二) 要怎樣去確定自己的人生觀？ (三) 生活的態度與方法應當怎樣？

美育與人生

蔡元培

人的一生活，不外乎意志〔二〕的活動。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爲較近之觀照者，是知識；所以供遠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

意志之表現爲行爲。行爲之中，以一己的衛生而免死、趨利而避害者爲最普通；此種行爲，僅僅普通的知識就可以指導了。進一步的，以衆人的生與利爲目的，而一己的生與利即託於其中；此種行爲，一方由於知識上的計較，知道衆人皆死而一己不能獨生，衆人皆害而一己不能獨利；又一方面則亦受感情的推動，不忍獨生以坐視衆人的死，不忍專利以坐視衆人的害；更進一步，於必要時願捨一己的生以救衆人的死，願捨一己的利以去衆人的害，把人我的分別，一己生死利害的關係，統統忘掉了，這種偉大而高尚的行爲，是完全發動於感情的。

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爲，這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爲強，轉薄而爲厚，有待於陶養。陶養的工具，爲美的對

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

美的對象，何以能陶養感情？因為他有兩種特性：一是普遍；二是超脫。

一瓢之水，一人飲了，他人就沒得分潤；容足之地，一人占了，他人就沒得並立；這種物質上不相入的成例〔二〕，是助長人我的區別、自私自利的計較的。轉而觀美的對象，就大不相同。凡味覺、臭覺、膚覺之含有質的關係者，均不以美論；而美感的發動，乃以攝影及音波輾轉傳達之視覺與聽覺爲限，所以純然有「天下爲公」之概。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覽；夕陽明月，人人得而賞玩；公園的造象，美術館的圖畫，人人得而暢觀。齊宣王稱『獨樂樂，不若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樂樂』〔三〕，陶淵明稱『奇文共欣賞〔四〕』；這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證明。

植物的花，不過爲果實的準備、而梅、杏、桃、李之屬，詩人所詠歎

的，以花爲多。專供賞玩之花，且有因人擇的作用，而不能結果的。動物的毛羽，所以禦寒，人因有製裘、織呢的習慣；然白鷺之羽，孔雀之尾，乃專以供裝飾。宮室，可以避風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與彩畫？器具，可以應用就好了，何以要圖畫？語言，可以達意就好了，何以要特別音調的詩歌？可以證明美的作用，是超越乎利用的範圍的。

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見，又有超脫性以透出利害的關係；所以當着重要關頭，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五〕的氣概；甚且有「殺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六〕的勇敢；這是完全不由於知識的計較，而由於感情的陶養，就是不源於智育，而源於美育。

所以吾人固不可不有一種普通職業，以應利用厚生的需要；而於工作的餘暇，又不可不讀文學，聽音樂，參觀美術館，以謀知識與感情的調和。這樣，纔算是認識人生的價值了。

初中國文 第六冊

【題解】 本文說明美育有二種特性：一爲普遍性，用以破除人我之成見；一爲超脫性，用以看透利害之關係。二者均可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之轉弱爲強，轉薄爲厚，以與知識相調和，而完成其偉大而高尚之行爲。

【作者生平】

蔡元培，見第一冊圖畫課。

【注釋】

〔一〕意志，心理學名辭，指思慮選擇決斷等心理作用言。〔二〕不相入的成例，

即物理學上之不可入性。蓋凡物體必在空間上占一位置，而此物體所占之位置，任何他物必不能復入，是曰不可入性。〔三〕四語皆出孟子梁惠王下，惟字句稍有變更，每句中第一個樂

字作管樂解，第二個樂字作喜樂解。〔四〕句見陶集移居詩，略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

宅，聞多素心人，樂與對晨夕……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五〕見孟子廢文公下。趙岐云：『淫，謂亂其心也；移，謂易其行也；屈，謂挫其志也。』

〔六〕論語衛靈公記孔子之言。原文作：『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語文對譯】

此種行爲，一方由於知識上的計較，知道衆人皆死而一己不能獨生，衆人

皆害而一己不能獨利；又一方面則亦受感情的推動，不忍獨生以坐視衆人的死，不忍專利以坐視衆人的害。——此行爲之表現，一從知識上計較，知衆人皆死而已不能獨生，衆人皆害而已

不能獨利；一由感情之推動，不忍坐視衆人之死而已獨生，衆人皆害而已獨利。——此行為之表現，其動力有二：知衆人皆死而已不能獨生，衆人皆害而已不能獨利，此由於理知之計較一也；不忍坐視衆人之死而獨生，衆人皆害而獨利，此由感情之推動二也。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人皆有感情，然而無偉大而高尚之行為，此由於感情推動之力薄弱故也。一瓢之水，一人飲了，他人就沒得分潤。——一瓢之水，一人飲之，他人即不得分潤。

習題

- (一) 何以見得美有普遍性？ (二) 何以見得美有超脫性？ (三) 美育優於智育嗎？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葉紹鈞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他在中學校畢業了，我想對他說以下這些話。因為客觀地立論的習慣還不會養成，所說的當然只是些簡單的直覺。

中學生是中國社會中間少數的選手。不去查統計，自然不能說出確切的總數；但只要想到數十年來唱慣了的「四萬萬同胞」，同時把中學生的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數量來相比，恐怕有「滄海一粟」之感了。

這些選手的被選條件，是付得出一切費用，暫時還不需或者永遠都不需靠自己的勞力生活。

他們爲着甚麼目的而被選呢？普通的名目是「受教育」、「求學問」。骨子裏是要向生活的高塔的上層爬；如說學問是生活的高塔，地位報酬也是生活的高塔，我說向上層爬，並不含諷刺的意思。

爬到某一層（這就是說中學畢業了），停了脚步想一想，還是爬上去呢，還是不？再爬怎樣爬？不爬又怎樣？這就來了許多躊躇。

從「滄海」方面說，「一粟」是被包在內的，便有問題也只有「滄海」的問題的一個子目而已。但是從「一粟」本身說，卻自有種種的問題可以商論。

所謂再爬、不爬等等問題，總括地說就是出路的問題；有人說，說「道路」比較健全；再換一句，就是「往那裏走」？往那裏走呢？

升學是一條路、任事是一條路、無力升學又沒法任事，也是一條無路之路。各人的憑藉不同，所趨的路自然分歧了。

弟弟，如果你的憑藉好，我贊成你升學。你愛好學問，你希望深造；你不僅爲學問而學問，更想在人類的生活和文化上塗上這麼幾筆，把牠們修潤得更充實、更完美；我那有不贊成之理？

如果你不爲着這些，卻要升學，我可不贊成。你想給自己鍍上一層金麼？這是一種欺誑的心理，心存欺誑，做出事來必然損害他人；這怎麼行？

我會走進大學，看見選手們頗有在那裏給自己鍍金的；親愛的弟弟，我不願你這樣。

你若真個愛好學問，有一層又須知道，就是現在的社會並不適宜於做學問。這意思講起的人很多，着眼之點不一，總之都能找住真相的一角。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我要你知道這一層，不是叫你就此灰心，袖起手來歎「今非其時也！」或者「社會負我！」

我希望你從愛好學問的熱誠裏發生一般力量，把社會弄得適宜於你一點。這當然不是一個人的事；不過你盡了你的份力量時，比較更有把握。

凡具有愛好某一事項的熱誠的人都應該這樣，方不至徒存虛願。否則，志在兼利天下的發明家發明了事物，結果只供少數人去享用；兩心相印的戀愛者不顧一切，誓欲合併，終於給排斥純愛的世網絆住了。

你如其想走任事的一條路，我也贊成。成語說：「不得已而思其次」；任事並非升學的「其次」，你不必想起那成語。任事也就是做學問；做學問的目的無非要成就些事物。

任那種事呢？列舉很難，還是概括說。

譬如講授死書的教師，我不贊成你去當。一代一代的教師講授下來，輪到你，你又傳下去，一代一代，以至無窮；一串的人就只保守了幾本書，自身並沒有成就些甚麼，生產些甚麼，你若反省時，一定會感覺無謂的。——這是一例，他可類推。

譬如電報局、郵政局的職員之類，都是社會這大機械的齒輪，你若願意當，不感甚麼不滿，我也贊成你去當。——這又是一例，他可類推。

我想勸你去幹的，是成就些甚麼的事情，尤其是勞力的事情。

無論如何天花亂墜的文明、文化，維持生活的基本要件，總是勞力的結果。大家需要享用，大家就該勞力；這是簡單不過，可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我們研究學問，我們擔任要務，勞了心了；勞力的事情，你們去幹吧！」這種分工說是狡猾自私的治者的欺人話。在各種勞力的事情中間，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那當然要分工。

論理，研究天文學的也該織一疋布，擔任甚麼委員的也該種一塊田，因為他們維持生活的基本要件同一般人一樣。何況不研究天文學、不擔任甚麼委員的你，要想任事，自應揀那些能够成就些甚麼，生產些甚麼的了。

即就織布種田而論：手工業的織布，在現代文明中將被淘汰淨盡了，要織布就得進工廠去當織工，而織工是困苦的；種田的事情也很困苦，形容的話便是「無異牛馬」。這些我都知道。

然而這些事情總須有人去做。你若說，似乎犯不着吧，這句話我不愛聽；因為你只是一個不比所有的人卑微，也不比所有的人高貴的人。

那末，關於困苦的一層呢，你一定要問了。親愛的弟弟，我決不至這樣胡塗，竟會教你低首下心，忍受一輩子，像那馱着石碑的蟲鼠——

般，而且你身歷其境之後，自然會不耐忍受一輩子；你那時必將有所見，根據這所見來改革、變更，是你的權利。改革、變更一件事情的權利，最正當是歸到擔任這件事情的人手裏。

末了，如果你無可奈何只好走上「無路之路」，我當然無所用其不贊成，因為你所碰着的是事實的壁。

那時你一定要憤憤。憤憤是應該的；否則真成弱蟲了。

但是你爲甚麼憤憤，卻須問個明白。

如其說，你有中學畢業的資格而竟無路可走，所以憤憤；這未免不很妥當。中學畢業豈是你特別優異於人的地方；你只因有所憑藉罷了。你的口氣卻似乎說，別人不妨無路可走，唯有你不該無路可走。爲甚麼唯有你不該無路可走呢？——具有商業經驗的父兄送子弟入學校，本來就看作一宗賣買；花了本，非但得不到利，結果連本都蝕掉，於是憤憤，自屬常情。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但我是希望你運用這種商業經驗。

如其說，你是一個要任事、能任事的人，而竟無路可走，所以憤憤；這就比較妥當。你這樣想，就會和入那無路可走的大羣裏去，不復自覺有甚麼特別優異於人的地方；而且你的問題也就是大羣的一般問題了。

這個問題於你是很好的功課。你若能精細的剖析，扼要地解釋，社會病態的診斷〔四〕便將瞭然於你的胸中；同時你必能給牠開個對症的藥方，爲大羣也爲你自己。

親愛的弟弟，我的話很幼稚，又很不具體，我自己都知道。我的實力只有這一點點，我不能說出超乎實力的話。如果這些話於你有一毫用處，自是我的歡喜。

【題解】

這是把篇首第一句話作文題，要旨在指導臨畢業的學生，解決目前升學或就業的大問題。態度誠懇，立言真率。讀了之後，各人如能細細考慮一番，對於出校後的問題的解

決，必能得相當的助益。

【作者生平】

葉紹鈞，見第一冊一張小小的橫幅課。

【注釋】

〔一〕滄海一粟，喻言渺小。蘇軾前赤壁賦：「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二〕謂大問題中的一小問題。〔三〕蠱風，音備戲，靈龜，力能負重，即現今石碑下的碑趺。

〔四〕診斷，病人疾病的原因與徵候。

習題

(一) 具有怎樣的條件才可以升學？ (二) 要怎樣去擇業？

羅臺山逸事

樂鈞

羅臺山有高，江右〔一〕人。嘗察孝廉〔二〕不汲汲任進，抗志讀書，以博雅聞海內。能拳勇，善擊劍，風流、雋爽，殊有奇氣。

好購買古器，鼎彝、權律〔三〕之屬，充列几案。又好蓄奇石，有奇章〔四〕、南宮〔五〕之癖。數千里外，獨行無僕從。嘗慕蜀中瞿塘、灩澦〔六〕、

峨眉〔七〕、劍閣〔八〕山水之雄險，束裝獨游。比返，載石盈舟，如百萬金寶，歷舟欲沈墜。處石以囊；其上者囊以縑帛。坐舟中捧運摩挲，終日不休。

舟子竊窺視，以爲財也，夜相與謀，議殺客而分其有。舟子四：一老翁，其二爲翁子，一爲傭者。二子及傭者竊竊語，翁入問，初皆祕之；翁詰不已，始以所謀告。翁驚曰：『噫！烏乎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無禍；何憚焉？』翁不能止，歎息去。時羅已寢，忽驚覺，袖而占之，知有殺機；潛起，屬耳察之，審，還就枕。

後數日，薄暮，舟泊荒江叢葦間，其儕請曰：『今日享神介福，願以餽餘〔九〕爲客壽，容其無辭。』羅曰：『甚善。』舟子喜，以酒肴進。羅知其酒，鳩〔一〇〕也，置不飲。舟子陰異之，然欺其獨，夜度無所避匿，亦不固強。羅自出紹興釀一瓮，傾杯大嚼。瓮幾罄，僞醉，據榻滅燭寢。

頃之，三人各秉炬持刀入，刀晃晃如霜雪。一人舉刀就枕下悉力斫之，覺有異，驗之非人，蓋捲被爲之，如酣臥狀。相與大駭，搜索，聞羅在別艙呼曰：『余在此。』一人奔之，忽飛一石起，中腕，腕傷刀落；二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擊三人俱仆，拽而疊之，拾刀擬〔二〕其項，笑曰：『余能前知；安得犯余？余無金，亦無點金術〔二二〕；爾曹何利焉？姑與爾曹戲，故不洩也；亦藉以殲厥敗類，聊逞余志！』

三人哀呼乞命，翁亦來懇請，羅麾之起，曰：『翁無罪也。毋恐！』翁泣曰：『三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嗣，斬於是矣；幸仁人寬假之！』羅從容擲刀，曰：『爲翁故，貸爾曹死！亟革乃心；脫復故態，必血吾刀矣。且孤蹤遠涉者，類能自保，如某猶其季指〔三〕耳。遇之，悉當善視，毋自取戾〔四〕，搖尾態不足常恃也。』衆唯唯，於是共疑羅神人，奴僕事之〔五〕，訖於既〔六〕，不敢有貳。

初中國文 第六冊

【題解】羅靈山，名有高，清江西瑞金人。乾隆舉人。少習技擊，力敵數十人。後潛心理學，爲學凡數變。晚交彭紹升，長齋讀佛典。爲文旁通曲變，能自表所獨得。著有尊聞居士集。逸事，見第四冊左忠毅公軼事課。

【作者生平】樂鈞，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清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爲翁方綱弟子，以才名遊王侯公卿間。工詩，著有清之山館集。

【注釋】

〔一〕江右，指江西省；有高爲江西瑞金人，故云。

〔二〕孝廉，舉人的別稱。

〔三〕權，稱錘，古常刻有文字，爲近世所珍視的古董。律，律呂，正樂之具。古用竹玉，漢末用銅。〔四〕白居易太湖石記：『丞相奇章公嗜石，……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按奇章公，卽牛僧孺，

穆宗時爲相，敬宗時，封奇章郡公。與李宗閔相結，權傾天下。〔五〕南宮，指宋米芾，字元

暉，襄陽人。嘗奉詔入宣和殿，觀禁內書畫，故世稱米南宮。好蓄奇石，有潔癖。爲文奇險，拉長書畫，精於鑒賞。累官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著有清江先生集、書畫觀蹟史。〔六〕

羅塘，澤潁堆，見第二冊三峽記遊課。

〔七〕峨眉山，在四川峨眉縣，分大峨眉、中峨眉、小

峨眉，三山連列，極雄險。〔八〕劍閣，在四川劍閣縣北。水經注：『小劍、成西、大劍、山三十

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關。』〔九〕餽，p k h，去。餽餘，謂祭畢神食的餘物，意即祭肉。〔一〇〕鳩，毒鳥，食蛇；相傳云以其羽畫酒，飲之即死。〔一一〕擬，假試。

〔一二〕點金術，古時一種化石爲金的方術。列仙傳載晉南昌人許遜，爲旌陽令，點石成金，補足通賦。〔一三〕季指，喻言小賂色。禮記少牢饋食禮：『挂於季指。』注云：『季猶小也。』

〔一四〕戾，罪過。〔一五〕爲事之如奴僕的變句。〔一六〕旣，終也。

習題

- (一) 本篇的取材和正式的記傳有無不同？ (二) 本篇作傳的旨趣何在？ (三) 譯後三段爲語體文。

黃土老爺

俞樾

黃土老爺者，滿洲人也，談者不言其名。

光緒十一年選授湖南靖州吏目。家故貧乏，獨行至楚，不挈僮僕。既至，納部文於藩司，乃徧詣臺司上謁，謁者〔一〕索錢，不與，遂不爲通。

黃土老爺

久之，不得之官，資用乏絕，衣裝俱盡，流落市廛間，爲人擔荷黃土，日得錢數十以糊其口。一日，因所與儲值不足其數，斷斷與爭。方伯〔二〕涂公適出而見之，駐輿問故，其人以告，自稱卑職〔三〕，涂公疑其人有心疾，置不問，廳使去。

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四〕擊柝。有某官者，實主夜禁，聞其柝聲而不見其人，使人呼之，則自棚中出。怒曰：『汝職行夜，乃高臥歟？』將笞之，其人疾呼不可，『吾乃官也！』某官異其言，轉怒爲笑，問汝何官？曰：『靖州吏目。』某官大驚，而察其聲，則北音也，乃曰：『信乎？』曰：『信。』『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曰：『諾。』及明日，不至。問之，曰：『吾短布單衣，僅至廚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見長官。』某官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審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歷，則眞靖州吏目也。

遂以見長沙太守。〔五〕太守言於方伯涂公，公惜〔六〕曰：『然則曩稱卑職者卽此君歟！』召而見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誰也？則攝事瓜期〔七〕久滿，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割。涂公命吏趣治文書，俾靖州吏目之官。已而又謂太守曰，『此君良苦，宜少傾助之。』乃共贖金，得四百兩，以資其行。

居數日，靖州吏目入辭，公又見之，語曰：『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爲贖，小助行色。〔八〕君久歷艱苦，宜益刻勵，勉爲好官。』其人頓首曰：『敢不奉教，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已寄之長沙縣庫矣。』公問其意，曰：『一官雖瘠，終勝擔荷黃土時，布衣蔬食，豈不足自給，何用多金，謹存縣庫，備公家一日之用。』公大嗟歎曰：『君異時必一好官也。』於是其事徧傳三湘間，稱爲黃土老爺，而其名轉不著。余以都下所刊爵秩全函〔九〕考之，靖州吏目名壽嵩，或卽其人歟？

方伯涂公即今河南巡撫朗齋中丞，「二〇」余同年生「二」也。

【題解】

此篇採錄右台仙館筆記，係記敘實事，與平常志異者不同。

【作者生平】

俞樾，見第四冊箴箕橋課。

【注釋】

- 「一」調者，古代官名，今借爲司閩者之稱，謂其主管進調也。「二」方伯，古官名，意云一方之長，後世作爲布政使之雅稱，布政司職權略如省長。「三」卑職，前清時下屬見上官自稱卑職。筆記原注云：卑職之稱，宋人已有之，見袁桷清容集。「四」行夜，即巡夜，此處謂打更查夜者。「五」太守，古官名，即郡守，後世用作知府之雅稱。「六」嗜，尸亡，音舉，驚歎。「七」瓜期，謂受代之期。左傳云：『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八」履，送行之禮物。行色，謂行役之景況。「九」爵秩全函，亦稱縉紳，全書，前清時之全國職員錄也。「一〇」中丞，古官名，御史中丞之略。明清時命副都御史兼都御史出任巡撫事，故俗稱巡撫爲中丞。「一一」同年生，前代科舉時在同一年成進士或中舉人者，互稱爲同年。

習題

(一) 文中寫靖州吏目，以何處爲最有精采？

(二) 試以簡要的話記述故事的梗概。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一〕}，餘三十年。舍^{〔二〕}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三〕}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賞^{〔四〕}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

巧者王承福傳

以嬉。夫饒，易能，可力_{〔五〕}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

『嘻！吾操饒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

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心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心」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題解】

圻，x，平。圻者，卽俗言泥水匠。

【作者生平】

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爲人鯁直。德宗時，以極論宮市，貶陽山令；憲宗時，官刑部侍郎，又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卒，謚曰文。常病

當時文章流於佛偶，以提倡古文自任，蘇軾推爲文起八代之衰者。著有昌黎集。

【注釋】

「心」，鑊，「平」，平；圻者塗泥灰所用的工具。手鑊衣食，謂親自做泥水匠生活。

圻者王承福傳

初中國文 第六冊

〔二〕舍，寄居。〔三〕當，相當的價值。〔四〕賞，同償。〔五〕力，謂可努力以成其事。

〔六〕楊朱，戰國時人，唱利己主義者。孟子盡心上：『楊子取爲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也。』

〔七〕夫，讀作扶。夫人，猶那個人。

習題

(一) 〔考〕王承福傳和黃土老爺、羅臺山逸事比較，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二) 〔王承福〕的言論對否？ (三) 譯三兩段爲語體文。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一〕，癡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
 〔二〕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三〕欲舒，其培〔四〕欲平，其土欲故，其築
 〔五〕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
 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
 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
 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六〕，憂之太勤，且視而暮
 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
 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
 又何能爲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七〕，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八〕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九〕。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一〇〕爾植，督爾穫，蚤繰

〔一〕而〔二〕緒，蚤織而縷，字〔三〕而幼孩，遂〔四〕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題解】

郭橐駝，假託的人名。作者借此諷諭做官的治民不得其法。

【作者生平】

柳宗元，見第一冊詩三首課。

【注釋】

〔一〕僕，力又，陽平；背曲。〔二〕致，獲得。〔三〕本，樹根。〔四〕培，

壅。〔五〕築，填泥。〔六〕息，殷勤。〔七〕理，治理，謂治天下國家。〔八〕長，出尤，

上。長人者，指做官的。〔九〕禍，禍害，謂害人。〔一〇〕勸，丁，奮入；勉勵。〔一

一〕繰，ムム，上；抽繭出絲。〔一二〕而，同爾，即第二身代名詞你們的。〔一三〕字，養

育。〔一四〕遂，生長。

習題

- (一) 試述郭橐駝種樹的方法。 (二) 依郭橐駝的意見，治民應取什麼方法？ (三) 譯三

四兩段爲語體文。

海灘上種花

徐志摩

我在發窘的時候，來了一個救星——就是我手裏這一小幅畫，等我來講道理給你們聽。這張畫是我的拜年片，一個朋友替我製的。你們看這個小孩子在海邊沙灘上獨自的玩，赤腳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勁把它往沙裏栽；左手提着一把澆花的水壺，壺裏水點一滴一滴的往下吊着。離着小孩不遠看得見海裏翻動着的波瀾。

你們看出了這畫的意思沒有？

在海沙裏種花，在海沙裏種花！那小孩這一番種花的熱心怕是白費的了。沙積是養不活鮮花的，這幾點淡水是不能幫忙的；也許等不到小孩轉身，這一朵小花已經支不住陽光的逼迫，就得交卸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

海灘上種花

去。況且那海水的浪頭也快打過來了，海浪沖來時不說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樹也怕站不住——所以這花落在海邊上是絕望的了，小孩這番力量準是白化的了。

你們一定很能明白這個意思。我的朋友是很聰明的，他拏這畫意來比我們一羣獸子，樂意在白天裏做夢的獸子，滿心想在海沙裏種花的傻子。畫裏的小孩拏着有限的幾滴淡水想維持花的生命，我們一羣夢人也想在現在比沙漠還要乾枯比沙灘更沒有生命的社會裏，憑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幾顆文藝與思想的種子，這不是一樣的絕望一樣的傻？想在海沙裏種花，想在海沙裏種花，多可笑呀！但我的聰明的朋友說，這幅小小畫裏的意思還不止此；諷刺不是它的目的，它要我們更深一層看。在我們看來海沙裏種花是傻氣，但在那小孩自己卻不覺得。他的思想是單純的，他的信仰也是單純的。他知道的是什麼？他知道花是可愛的，可愛的東西應得幫助它

發長；他平常看見花草都是從土裏長出來的，他看來海沙也只是地，爲什麼海沙裏不能長花他沒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擎花來栽，擎水去澆，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歡喜，他就樂，他就會跳他的跳，唱他的唱，來讚美這美麗的生命；以後怎麼樣，海沙的性質，花的運命，他全管不着！我們知道小孩們怎樣的崇拜自然，他的身體雖則小，他的魂靈卻是大的；他的衣服也許髒，他的心可是潔淨的。這裏還有一幅畫，這是自然的崇拜，你們看這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頭的百合花，這時候他的心與月光一般的清潔，與花一般的美麗，與夜一般的安靜。我們可以知道到海邊上來種花那孩子的思想，與這月下拜花的孩子的思想一樣的單純、清潔，我們可以想像那一個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樣來對着花膜拜祈禱。他能把花暫時栽了起來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後怎麼樣不是他的事情了。

你們看這個象徵不僅美，並且有力量；因爲它告訴我們單純的信心是

創作的泉源——這單純的爛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東西，陽光燒不焦他，狂風吹不倒他，海水沖不了他，黑暗掩不了他——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殘、有消滅的時候，但小孩愛花種花這一點天真，卻有的是永久的生命。

我們來放遠一點看。我們現有的文化只是人類在歷史上努力與犧牲的成績。爲什麼人們肯努力犧牲？因爲他們有天生的信心；他們的靈魂認識什麼是真什麼是善什麼是美，雖則他們的肉體與知識有時候會誘惑他們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們認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價值的時候，他們就自然的會得興奮，不期然的自己犧牲，要在這忽忽變動的聲色的世界裏，贖出幾個永久不變的原則的憑證來。耶穌爲什麼不怕上十字架？密爾頓〔一〕何以瞎了眼還要做詩？貝德花芬〔二〕何以聾了耳還要製音樂？密佺郎其羅〔三〕爲什麼肯積受幾個月的潮溼不顧自己的皮肉與靴子連成一片的用心思，爲

的只是要解決一個小小的美術問題？爲什麼永遠有人到冰洋盡頭雪山頂上去探險？爲什麼科學家肯在顯微鏡底下或是數目字中間研究一般人眼看不到心想不通的道理消磨他一生的光陰？

爲的是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們不可搖動的信心；像我們在海沙裏種花的孩子一樣，他們的思想是單純的——宗教家爲善的原則犧牲，科學家爲真的原則犧牲，藝術家爲美的原則犧牲——這一切犧牲的結果便是我們現有的有限的文化。

你們想想在這地面上做事難道還不是一樣的傻氣——這地面還不與海沙一樣不容你生根；在這裏的事業還不是與鮮花一樣的嬌嫩？——潮水過來可以沖掉，狂風吹來可以折壞，陽光曬來可以薰焦我們小孩子手裏擎着往沙裏栽的鮮花，同樣的，我們文化的全體還不一樣有隨時被沖掉、折壞、薰焦的可能嗎？巴比倫〔四〕的文明現在那裏？澎湃城〔五〕曾經在地下

埋過千百年，克利脫的文明〔六〕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間纔完全發見。並且有時一件事體的存在並不能證明它生命的繼續。這區區地球的本體就有一千萬個毀滅的可能。人們怕死，不錯，我們怕死人，但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單有軀殼生命沒有靈性的生活是莫大的悲慘；文化也有這種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罷了，最可憐的是勉強喘着氣的半死的文化。

你們如其問我要例子，我就不遲疑的回答你說，朋友們，貴國的文化便是一個喘氣的活死人！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的幾個祖宗爲了不變的原則犧牲他們的呼吸與血液，爲了不死的生命犧牲他們有限的存在，爲了單純的信心遭受當時人的訕笑與侮辱。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聽見普遍的聲音像潮火似的充滿着地面。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看見強烈的光明像彗星似的掃掠過地面。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爲某種主義流過火熱的鮮血。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

的骨髓裏有膽量，我們的說話裏有分量。這是一個極傷心的反省！我真不知道這時代犯了什麼不可赦的大罪，上帝竟狠心的賞給我們這樣惡毒的刑罰？你們去看看，這年頭到那裏去找一個完全的男子或是一個完全的女子——你們去看去，這年頭那一個男子不是風癱，那一個女子不是鼓脹！要形容我們現在受罪的時期，我們得發明一個比醜更醜比髒更髒比下流更下流比苟且更苟且比懦弱更懦弱的一類生字去！朋友們，真的我心裏常常害怕，害怕下回東風帶來的不是我們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鮮花、青草、蝴蝶、飛鳥，我怕他帶來一個比冬天更枯槁、更淒慘、更寂寞的冬天——因為醜陋的臉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們這樣醜陋的變態的人心與社會憑什麼權利可以問青天要陽光，問地面要青草，問飛鳥要音樂，問花朵要顏色？你問我明天會不會放亮？我回答說我不知道，竟許不——

歸根是我們失去了我們靈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個單純的信仰，一

點爛漫的童真！不要說到海灘上去種花——我們都是聰明人誰願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裏種花你都懶怕動手哪！最可怕的懷疑的鬼與厭世的黑影已經占住了我們的靈魂！

所以朋友們，你們都是青年，都是春雷聲響不會停止時破綻出來的鮮花，你們再不可墮落了——雖則陷穽的大口滿張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爛漫的天真直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們要保持那一點的信心，這裏面連着來的就是精力與勇敢與靈感——你們要不怕做小傻瓜，儘量在這入道的海灘邊種你的鮮花去——花也許會消滅，但這種花的精神是不爛的……

【題解】

本文節錄落葉，就種花海灘的畫片，發為議論，文體頗似序跋；而主旨在以種

花比喻從事文藝。畫片中的小孩，不擇地種花，智雖不足，而信仰卻十分單純、清潔。從事文藝的，也只要憑着單純的信心去創作，幫助可愛的東西發長；此外成敗可以不問。

【作者生平】

徐志摩，見第三冊想飛課

【注釋】

〔一〕密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是英國有名的詩人。〔二〕貝德花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德國的大音樂家。〔三〕密倫郎其羅(Michelangelo, 1475—1564)，意大利有名的雕刻家。〔四〕巴比倫(Babylonia)，在亞洲西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為文明古國，相傳於公元前二二〇年即創立，後合併於亞述。公元前六〇五年，那布蒲復建立巴比倫帝國，子尼布薩滅亞述，國境益廣。公元前五三六年，為波斯王居魯士所征服。史稱亞述帝國以前，建國於巴比倫的為前巴比倫；那布蒲所建的為後巴比倫。〔五〕澎研城(Pompeii)，或譯邦貝，在意大利西海岸，本為古羅馬帝國的繁盛都會。公元六三及七九年，維蘇威火山兩次大噴火，全城遂為熔巖所掩覆，長埋地下；後至一七四八年，始為考古家所發見。〔六〕克利脫(Crete)，島名，在地中海東部，一名干地亞島，屬希臘。在後石器時代，愛琴海諸島文化已頗發達，克利脫島即是他的代表，但他的文化長埋地下，直至十九世紀之末，發掘得他的遺跡，世人才知道。

【語文對譯】

我在發窘的時候，來了一個救星——就是我手裏這一小幅畫。——當余苦悶

海灘上種花

初中國文 第六冊

之際，忽得一解救之物，即余手中之畫片是也。這張畫是我的拜年片，一個朋友替我製的。——此乃友人特爲余繪製之賀年片。——此爲余之賀年片，友人特爲我所繪製者。這一朵小花已經支不住陽光的逼迫，就得交卸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是花也，不勝陽光之焦炙，不久即將枯萎矣。想在海沙裏種花，想在海沙裏種花，多可笑呀！——欲在海沙中栽花，其事一何可笑！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歡喜，他就樂，他就會跳他的跳，唱他的唱。——但須花能直立於地上，則彼即歡喜而不知手舞足蹈，而歌詠之矣。

習題

- (一) 海灘上真不可種花嗎？ (二) 小孩子在海灘上種花，是否就是傻笨的事？ (三) 本文所表的真正意思是什麼？

自己的園地

周作人

在一百五十年前，法國的福祿特爾 (一) 做了一本小說亢迭特，敘述入世的苦難，嘲笑全舌博士的樂天哲學 (二)。亢迭特 (三) 與他的老師全舌博

士經了許多憂患，終於在土耳其〔四〕的一角裏住下，種園過活，纔能得到安住。克迭特對於全舌博士的始終不渝的樂天說，下結論道：『這些都很好，但我們還不如去耕種自己的園地。』這句格言現在已經是「膾炙人口」〔五〕，意思也很明白，不必再等我下什麼注腳。但是我現在把他鈔來，卻有一點別的意義。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範圍很寬，並不限定於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六〕也罷，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他認定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在這平淡無奇的說話中間，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於種薔薇、地丁，也是耕種我們自己的園地；與種果蔬、藥材，雖是種類不同，而有同一的價值。

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這是在先聲明的。我並非厭薄別種活動而不屑爲，——我平常承認各種活動於生活都是必要；實在是多半由於沒有這

樣的材能，大半由於缺少這樣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這中間定一個去就。但我對於這個選擇並不後悔，並不慚愧園地的小與出產的薄弱而且似乎無用。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即使如別人所說各人果眞應報社會的恩，我也相信已經報答了。因爲社會不但需要果蔬、藥材，卻也一樣迫切的需要薔薇與地丁——如有蔑視這些的社會那便是白癡〔七〕的、只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生活的社會，我們沒有去顧視他的必要。……

有人說道：據你所說，那麼你所主張的文藝，一定是人生派的藝術了。泛稱人生派的藝術，我當然是沒有什麼反對；但是普通所謂人生派是主張「爲人生的藝術」的，對於這個，我卻略有一點意見。「爲藝術的藝術」將藝術與人生分離，并且將人生附屬於藝術，至於如王爾德〔八〕的提倡人生之藝術化，固然不很妥當；「爲人生的藝術」以藝術附屬於人生，將藝

術當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終極，也何嘗不把藝術與人生分離呢？我以為藝術當然是人生的，因為他本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表現，叫他怎能與人生分離？「爲人生」——於人生有實利，當然也是藝術本有的一種作用，但並非唯一的職務。總之，藝術是獨立的，卻又原來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離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爲渾然的人生的藝術便好了。「爲藝術」派以個人爲藝術的工匠，「爲人生」派以藝術爲人生的僕役；現在卻以個人爲主人，表現情思而成藝術，即爲其生活之一部；初不爲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觸這藝術，得到一種共鳴〔九〕與感興，使其精神生活充實而豐富，又即以爲現實生活的基本；這是人生的藝術的要點，有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我所說的薔薇、地丁的種作，便是如此。有些人種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種花志在賣錢；真種花者以種花爲其生活，——而花亦未嘗不美，未嘗於人無益。

初中國文 第六冊

【題解】

自己的國地，蓋指本人之志願與事業。本文即爲作者自述之辭，其大旨在論列文藝之究竟，不偏重「爲人生而藝術」，亦不偏重「爲藝術而藝術」，而歸重於「人生與藝術渾然合一」。

【作者生平】

周作人，見第一冊小河課。

【注釋】

〔一〕儒祿特爾 (Voltaire, 1694—1778)，法國哲學家兼著作家，他的文章喜用諷刺之筆調，詆斥當時之宗教與權貴，其代表作爲允迭特，有徐志摩譯本。徐序云：『這是一部西洋來的鏡花緣，這鏡裏照出的，卻不止是西洋人的醜態。』〔二〕全古博士，譯名爲潘葛洛斯 (Panloss)，意即全是廢話。樂天哲學，意即信天、任天，謂天(上帝)之所爲，歸於至善，愛護下民，無微不至。亦猶我國列子所謂『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三〕允迭特，人名，生於貴族，從潘葛洛斯學，篤信其說。後與其師備歷艱辛，仍不渝初志。〔四〕土耳其，國名。地在歐亞非三洲相會處，而大部分在亞洲。〔五〕膾，細切肉；炙，燔肉。孟子盡心下：『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膾炙人口，言人人好之。〔六〕地丁，藥名，葉似柳而微細，夏開花結果。〔七〕白癡，精神病之一種，患者多舉動遲緩，或性情暴躁，其甚者意識昏迷，無法救治。〔八〕王爾德 (Oscar Wilde,

hertie Wills Wide, 1856—1900), 英國文學家。天才秀異，醉心於「爲藝術而藝術」之說。著有小說杜連洛雷的肖像，戲劇理想的丈夫，遺孀，散文意向，獄中記及童話安樂王子及其他等。「九」共鳴，見第五冊歇斯論注。

【語文對譯】 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藝果蔬也可，藝藥材也可，藝薔薇、地丁也，亦無不可。種薔薇、地丁，也是耕種我們自己的園地；與種果蔬、藥材，雖是種類不同，而有同一的價值。——藝薔薇也，藝地丁也，固亦耕耨吾人一己之園地耳；以視藝果蔬與藥材，其類雖不同，而價值則一也。藝術是獨立的，卻又原來是人性的。——藝術乃獨立者，而其本質又爲人性者。——藝術，乃有獨立性者也，然其本質固亦有人性存焉。既不必使他隔離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爲渾然的人生的藝術便好了。——既不必使與人生絕緣，亦不必使服役於人生，任其成爲渾然人生之藝術而已矣。

習題

- (一) 何謂人生的藝術？ (二) 何謂藝術的藝術？ (三) 作者對於藝術作何主張？

慧觀

梁啓超

同一書也，考據家〔一〕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二〕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三〕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四〕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即人群——也，商賈家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鎊銖什一〔五〕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無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諂上凌下、衣冠優孟〔六〕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嘯〔七〕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謂世界之大已盡於是，此外千形萬態，非所見也，非所聞也。

昔有白晝攫金於齊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八〕夫一市之人之

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者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昔有傭一蠢僕執爨〔五〕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僕適市購輒得之。既而互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盍易他味？』僕曰：『市中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鏡然後能覩也，而蠢僕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蠢僕，相去幾何矣。李白、杜甫〔一〕滿地，而衣襤褸〔二〕，攜鋤犁者必不知之。計然、范蠡〔三〕滿地，而摩禹行、效舜趨〔四〕者必不知之。陳涉、吳廣〔五〕滿地，而饗五鼎、鳴八騶〔六〕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爲無有，固自若

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蠢僕，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萍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二七〕。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二八〕。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算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倫布〔二九〕。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莎士比亞〔三〇〕。無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蹈之，而窩兒哲窩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三一〕。海灘之殭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三二〕。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

【題解】

慧，明敏也，佛家語多喜用之；如慧心、慧根、慧力、慧目之類；其慧字皆有

自然透澈之義。慧觀之慧，亦猶是也。觀，謂觀察力，隨時隨地而用之者也。本文大旨在末後「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兩句。

【作者生平】 梁啓超，見第二冊巴律西課。

【注釋】

〔一〕考據家，也稱考證家，是一般搜羅經籍金石文字之類，推求真偽，評判是非的學者。〔二〕詞章家，猶今言文學作家。〔三〕燈謎，是舊俗上元（舊曆正月十五日）張燈前後數夕，好事者所作謎語，懸賞物，任人商猜，以助笑樂的玩藝。其法：以已知的文句或事物，暗射未知的文句或事物；已知的爲謎面，未知的爲謎底。例如謎面爲「無冬無夏」，射「四書」一句，那謎底爲「其惟春秋乎」。（春秋本書名，此作時令解。）酒令，衆人聚飲時，用以勸飲而資歡笑的玩藝。大抵先推一人爲令官，設爲種種法則，使在座者輪流說古詩詞斷句，或講故事諧談，或以拇戰，或用酒籌賭賽，佳勝者賀，乖誤者罰。〔四〕經世家，謂經理世務的人；如今言政治家、經濟家。清賀長齡輯有皇朝經世文編，卽經世家言論的彙選。〔五〕鑄銖，皆古衡名，十黍爲累，十累爲銖，六銖爲鎰。後世用爲輕微的喻辭，指財物之屬。什一，謂取十分之一的利息。〔六〕春秋楚莊王時，宰相孫叔敖死，家貧，子不能自立。優孟假裝孫叔敖衣冠，見莊王，相與談笑，莊王以爲孫叔敖復活。詳見史記滑稽列傳。後人因謂裝飾作僞，失卻本來面目爲衣冠優孟。〔七〕牆畔輟耕，指秦末陳勝事。勝字涉，少時嘗爲人傭耕，輟耕之闢上，悵悵久之，對同伴說：『苟富貴，毋相忘！』同伴都笑他。後與衆起事，首先反秦。詳史記

初中國文 第六冊

陳涉世家。東門倚嚙，指督石勒事。勒，上黨武鄉人。年十四，隨昌入行販洛陽，倚嚙上東門。王衍看見，說：『向者胡雛，吾聞其聲，觀其色，恐將爲天下之患。』後勒長爲群盜，據地稱帝，史稱後趙。詳見晉書載記第四。〔八〕齊人攫金於市事，見列子說符；惟文少異。攫，口世，陽平，舊入，音決；奪取。〔九〕鑿，ㄅㄨㄣˊ，去，音竄；以火炊物叫做鑿。執鑿役者，卽俗言廚子。〔一〇〕任公，作者的別號。〔一一〕李杜，皆唐詩人，〔一二〕袴襪，讀如撥釋，蓑衣之類；一說粗堅之衣。〔一三〕寸然，范蠡，都是春秋戰國間感句踐的臣子，善理財居貨，見史記貨殖傳。〔一四〕舜禹，都是貴道義、賤貨利的古聖王。摩、效，猶言模仿；行、趨，猶言行爲。〔一五〕陳涉，見上；吳廣是與陳涉同起事的人。附見陳涉世家。〔一六〕鼎，古飲食器名。國音都，前導與後從的衛隊。饗五鼎，鳴八鬮，都是貴顯者的事。〔一七〕奈端 (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 英國物理學家，或譯作牛頓。重力，卽地攝力，一名地心吸力。所以名重力者，因物體之重量皆係受地攝力而後生的緣故。西史稱一六六五年，奈端閒居無事，偶步庭前，見蘋果無風自落，不解其故；乃潛心推究，知爲地攝力之故，且知不特地球爲然，萬物皆有攝力，卽所謂萬有引力。惟物體大的，攝力亦大；物體小的，攝力亦小。於是月的出沒，潮汐升降的原因，皆可由是推明。〔一八〕瓦特 (James Watt 1736—18

(5) 英國機械學者。家貧好學，一日，讀書室中，偶覺口渴，入水於土瓶，置之火上，水沸汽騰，上掀瓶蓋。因悟汽力的妙用，盡力研究其原理，並測量其容體。至一七六四年，遂改良蒸汽機關，施之實用。〔一九〕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46—1506)，意大利人，喜航海，信地圓之說，以爲自歐洲向西航行，必可達於東方之亞細亞洲。一四九二年，氏得西班牙女王的贊助，偕同行者百二十人出發。船愈西，風愈急，海天無際，同行者皆懼而欲返，哥倫布不可。久之，見草木逐浪漂流，知陸地離此不遠，遂鼓勇前進，卒達陸地，卽今之西印度群島。〔一〇〕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國戲劇家。一五八六年，在倫敦爲戲子，專門研究劇本，有名作三十餘篇，西人奉爲文學界的至寶，我國也有不少譯注本。〔一一〕窩兒哲高士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或譯爲華滋華斯，爲英國詩人。氏以爲萬物皆美而神秘，故雖花草岩石，丐婦牧童，以及一切世俗所謂平凡的事物，均可吟咏。〔一二〕達爾文，見第四冊達爾文獸事課。又唐錢達爾文傳說：『於塔塔愛爾塔得殭石甚多，於方二百碼之地，掘得大獸之骸九具，是與獺獸同類；又於其處發見軟體動物之介殼，大獸蓋久無噍類，而軟體動物則尙存，此二事實爲至要，而與氏學說有至切之關係者也。』

習題

悲觀

初中國文 第六冊

- (一) 什麼叫慧觀？ (二) 同讀一書，何以各人所見不同？ (三) 譯本文爲語體文。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朱光潛

——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一切事物都有幾種看法。你說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醜的，這也祇是一種看法。換一個看法，你說牠是真的或是假的；再換一種看法，你說牠是善的或是惡的。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種，所看出來的現象也就有多種。

比如園裏那一棵古松，無論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牠，都說牠是古松。但是你從正面看，我從側面看，你以幼年人的心境去看，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異都能影響到那古松的面目。古松雖祇是一件事物，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卻是兩件事。假如你和我各

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畫成一幅畫或是寫成一首詩，我們倆藝術手腕儘管不分上下，你的詩和畫與我的詩和畫相比較，卻有許多重要的異點(二)。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就由於知覺不完全是客觀的，各人所見到的物的形相都帶有幾分主觀的色彩。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學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畫家，三人同時來看這棵古松。我們三人可以說同時都「知覺」到這一棵樹，可是三人所「知覺」到的卻是三個不同的東西。你脫離不了你的木商的心習，你所知覺到的祇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幾多錢的木料。我也脫離不了我的植物學家的心習，我所知覺到的祇是一棵葉爲針狀、果爲球狀、四季常青的顯花植物(三)。我們的朋友——畫家——什麼事都不管，祇管審美，他所知覺到的祇是一棵蒼翠勁拔的古松。我們三人的反應態度也不一致。你心裏盤算牠是宜於架屋或是製器，思量怎樣去買牠、砍牠、運牠。我把牠歸到某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類某科裏去，注意牠和其他松樹的異點，思量牠何以活得這樣老。我們的朋友卻不這樣東想西想，他祇在聚精會神的觀賞牠的蒼翠的顏色、牠的盤屈如龍蛇的綫紋、以及牠的那一般昂然高舉不受屈撓的氣概。

從此可知這棵古松並不是一件固定的東西，牠的形相隨觀者的性格和情趣而變化。各人所見到的古松的形相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相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爲的。極平常的知覺都帶有幾分創造性；極客觀的東西之中都有幾分主觀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審美的眼睛纔能見到美。這棵古松對於我們的畫畫的朋友是美的，因爲他去看牠時就抱了美感的態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見到牠的美，你須得把你那種木商的實用的態度丟開，我須得把植物學家的科學的態度丟開，專持美感的態度去看牠。

這三種態度有什麼分別呢？

先說實用的態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維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講究如何利用環境。「環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內，這些人和物有些對於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對於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對於我不關痛癢。我對於他們於是有愛惡的情感，有趨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動。這就是實用的態度。實用的態度起於實用的知覺，實用的知覺起於經驗。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見火就伸手去抓牠，被牠燒痛了，以後他再遇見火，便認識牠是什麼東西，便明瞭牠是燒痛手指的；火對於他於是有意義。事物本來都是很混亂的，人爲便利實用起見，纔像被火燒過的小孩子根據經驗把四圍事物分類立名，說天天吃的東西叫做「飯」，天天穿的東西叫做「衣」，某種人是朋友，某種人是仇敵，於是事物纔有所謂「意義」。意義大半都起於實用。在許多人看，衣除了是穿的，飯除了是吃的，女人除了是生小孩的一類意義之外，便尋不出其他意義。所謂「知覺」，就是感官

接觸某種人或物時心裏明瞭他的意義。明瞭他的意義，起初都祇是明瞭他的實用。明瞭實用之後，纔可以對他起反應動作，或是愛他，或是惡他，或是求他，或是拒他。木商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

科學的態度則不然。牠純粹是客觀的、理論的。所謂客觀的態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見和情感完全丟開，專以「無所爲而爲」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論是和實用相對的。理論本來可以見諸實用，但是科學家的直接目的卻不在實用。科學家見到一個美人，不說：『我要去向她求婚，她可以替我生兒子；』他祇說：『我看她這人很有趣味，我要來研究她的生理構造，分析她的心理組織。』科學家見到一堆糞，不說：『牠的氣味太壞，我要掩鼻走開；』他祇說：『這堆糞是一個病人排泄的，我要分析牠的化學成分，看看有沒有病菌在裏面。』科學家自然也有見到美人就求婚，見到糞就掩鼻走開的時候；但是那時候他已經由科學家還到實際人的地位

了。科學的態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牠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動是抽象的思考。科學家要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尋出事物的關係和條理，納個物於概念，從原理演個例，分出某者爲因，某者爲果，某者爲特徵，某者爲偶然性。植物學家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

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製器、賺錢等等，植物學家由古松而想到根、莖、花、葉、日光、水分等等，他們的意識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過把古松當作一塊踏腳石，由牠跳到和牠有關係的種種事物上面去。所以在實用的態度和科學的態度中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都不是獨立的、絕緣的，觀者的注意力都不是專注在所觀事物本身上面的。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絕緣，便是美感的態度的最大特點。比如我們的畫畫的朋友看古松，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在古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對於他便成了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記他的妻子在家裏等柴燒飯，他忘記松樹在植物

教科書裏叫做顯花植物。總而言之，古松完全占領住他的意識，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他祇把古松擺在心眼面前當作一幅畫去玩味。他不計較實用，所以心中沒有意志和慾念；他不推求關係、條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這種脫淨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動叫做「直覺」，直覺所見到的孤立絕緣的意象叫做「形相」。美感經驗就是形相的直覺，美就是事物呈現形相於直覺時的特質。

實用的態度以善為最高目的，科學的態度以真為最高目的，美感的態度以美為最高目的。在實用的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對於人的利害，心理活動偏重意志；在科學的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間的相互關係，心理活動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專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動偏重直覺。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價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質。離開人的觀點而言，事物都混然無別，善惡、真

偽、美醜就漫無意義。……

【題解】 本篇以古松爲例，從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三種態度，反復加以說明，以見真、善、美皆爲人所定的價值，不盡爲事物所本有的特質。參閱前梁啓超《觀課》。

【作者生平】

朱光潛，字孟實，安徽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著有談美、藝術心理學、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書。

【注釋】

〔一〕古人詠松之詩，多稱美之辭；然措辭命意，各各不同，茲節錄其較佳而簡短者數首，以便比較而得其重要之異點。一，魏劄楨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風霜正慘悽，終歲恆端正。豈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二，晉傅玄云：「飛蓬隨飄起，芳草摧山澤。世有千年松，人生詎能百？」三，晉左思云：「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四，晉袁宏云：「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雖無棧枿窟，較爲棟梁桀。」五，梁范雲云：「修條拂層漢，密草障天濤。凌風知勁節，負雪見貞心。」六，梁吳均云：「根爲石所蟠，枝爲風所碎。賴我有貞心，終凌細草輩。」七，唐于武陵《賣松云》：「入市雖求利，憐君意獨真。願將寒澗樹，賣與翠樓人。瘦葉幾經雪，淡花應少春。長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塵。」八，宋陸游云：『東岡天矯兩蒼龍，千尺盤空黛色濃。六十餘年松若此，誰知我更老於松？』（二）凡植物顯著的開花結實的，叫顯花植物；無顯著之花，也不結實，賴孢子以傳種的，叫隱花植物。松爲顯花植物的一種。

【語文對譯】一切事物都有幾種看法。——任何事物，均可作種種觀。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種，所看出來的現象也就有多種。——同一物也，觀察之態度不同，則其現象亦即因之而異。這就由於知覺不完全是客觀的，各人所見到的物的形相都帶有幾分主觀的色彩。

——此乃由於知覺不純出於客觀，各人所見物之形相均雜有一二主觀之色彩故也。我們的朋友——畫家——什麼事都不管，祇管審美。——吾友，畫家也，一切不問，而專注於審美。明瞭實用之後，才可以對他起反應動作，或是愛他，或是惡他，或是求他，或是拒他。——明知其實用以後，然後反應生焉，或愛之，或惡之，或求之，或舍之。

習題

- (一) 同對一種事物，何以各人會有各人的見解？ (二) 以求真爲目的，他的觀察態度是怎樣的？ (三) 以求美爲目的，他的觀察態度是怎樣的？ (四) 以求善爲目的，他的觀察態度是怎樣的？

桃花澗修禊詩序

宋 濂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而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修禊事於澗濱，且窮泉石之勝。

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溼翠間，饒饒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茗轆轉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

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爲潭。潭左列石爲坐，如半月；其上危巖牆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眞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旁皆山，峭石冠其巔。遼夔幽邃，宜仙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

還至石潭上，各敷鞞〔四〕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罍觴中。觴有舟〔五〕，隨波沈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其時輕颺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壽者，命列觚翰〔六〕，人皆賦詩二首；卽有不成，罰

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觚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算。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

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驪〔七〕，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八〕，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九〕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一〇〕。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在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尚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微，法舞雩之咏歎〔一一〕，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矣。可不勸哉？

濂旣爲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尙

清虛，亦無取焉。鄺君，名鉉，彥真字也。

【題解】桃花澗，在浦江縣 玄麓山東二十六里，以地多桃花而得名。禊，即被禊，古代的一種驅除不祥的祭名，常於三月上巳，於水邊舉行之，後因以爲遊戲之事。西京雜記載漢高帝三月上巳與戚夫人張樂於流水。王羲之蘭亭集序也有「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的話，可見這風俗有悠久的歷史。本篇爲作者與鄺彥真等修禊桃花澗所撰詩篇的序引。

【作者生平】

宋濂，見第二冊送東陽馬生序課。

【注釋】

- 〔一〕玄麓山，爲浦江勝地，有桃花澗等八景。〔二〕至正丙申，元順帝十六年。〔三〕鄺彥真，名鉉，性沈毅端慤，以孝友稱。〔四〕鞞，同茵。鞞席，卽坐席。〔五〕舟，謂盛杯的盤托。〔六〕觚翰，謂視筆。〔七〕驪，通權。〔八〕韓詩內傳，書名，漢燕人韓嬰撰，書已亡佚。〔九〕鄺，春秋國名，當今河南新鄭縣一帶地。〔一〇〕溱、洧，二水名。溱水發源於河南登封縣 東陽城山，東流新鄭，會溱水爲溱泊河，入於賈魯河。詩經鄭風有溱洧篇，記士女往河上觀遊事。〔一一〕二語用論語會點述志的話。論語先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習題

- (一) 桃花澗的景象如何？
 (二) 略述宴遊的大略。
 (三) 既已遊宴，爲何後面又寫了「段規勸的文字」？

建康同游記

馮煦

予少孱〔一〕弱，蟠曲淮南〔二〕，足不遠尋丈，目不達尺咫。所交潘子伯琴、咸子漱泉、朱子仲修、劉子拂青，皆嶽奇歷落〔三〕之士，春秋佳日，時一過從，相與讀柳州西山宴遊記〔四〕，至冥合處，攬衣起舞，恨不從之游焉。今年來建康，遇漱泉〔五〕，意氣甚得。建康，六朝〔六〕舊都，景物於古爲盛。滄桑以後，凡故國宮禁，舊家池館，零落略盡。昔之游釣其間者，至歿於國殤山鬼〔七〕之林，爲樵牧所悼嘆。予與漱泉日弔望晉、宋、齊、梁之墟，窮迴溪，探幽厓，寒榛宿莽，莫不披覽。而三子在淮

南，鬱鬱如舊，曾不得與於斯游。於是激泉將歸，予效柳州之文，累記所屬以遺三子。三子讀之，至冥合處，其亦攬衣起舞，恨不從之游焉否耶？

予居江寧城東，近鷺峯寺〔八〕。其後有廢池焉，水至清淺，魚藻交映；旁無室廬，菁蕪滿田；野鳥點點掠人過。墜珥遺簪〔九〕，埋蝕煙莽；明南苑〔一〇〕之舊焉。每當夕陽西墜，微波不興，漁子投綸，野叟拘獲〔一一〕，悠然有會於心，輒低徊流連不能去。其西不百武，衡茅數家，細柳環之，編枳棘爲籬，鬪鴨其中。又南一里許，爲虎頭山〔一二〕，據城之半，首尾蒼然，作蟠伏勢，見者欲變色走。或以虎踞實之〔一三〕，予未信也。南苑廢池

上巳〔一四〕，風日清美，鳳笙招飲城南樓。酒闌，與激泉出城，行二里許，上雨花臺〔一五〕。臺在二山之間，毀於兵。……其下叢冢纍纍，爲方、楊〔一六〕一公埋忠處。欲過而拜焉，而春蕪雉馴〔一七〕，山蹊盡塞，問之樵夫、蕘豎，皆瞠然〔一八〕不知所答。野祭者提壺挈榼，于于然〔一九〕來，若歌

若哭，風吹紙鳶聲，嗚咽相和，慨焉有宿草^{二〇}之悲。溪澗中乳石^{二二}，青紅爛然，雨後潤澤可鑑，懷數拳^{二三}歸，以傲未嘗游者。雨花臺

漱泉所居爲妙相庵，初祀三閻大夫^{二三}，庭樹修潔，迴橋間之。野梅數本，與冶桃叢篠相雜錯，疏落有致。一臺巍然，無遠不矚。曲池喬木，離離弄疏影，於月爲宜。七日之夜，織雲四卷，弦月冉冉^{二四}出林表，衡宇鱗次^{二五}，約略可數。與漱泉徒倚^{二六}臺上，綠波淪漪，因月上下；竹樹傾側水際，淡遠如畫。……夜半，月益清，對之洒然^{二七}有寒色，不可久留，乃記之而去。妙相庵

城之西北有清涼山^{二八}，去妙相庵四里許。披榛蕪行，菜畦麥隴，疏密相間。野塘三五畝，漚^{二九}鳧游泳其際。白日旣匿，蕭寥無人，叢蘿幽篠，淒神寒骨。岡巒起伏，或蹲或奔。山下破寺一區，爲梁武^{三〇}避暑地；尋僧問途，愕相顧，如麋鹿之不可接。一徑幽峭，雨後蒼蘚合沓^{三一}，幾

不可步。其上有亭，榜曰「翠微」，高宗南巡^{三三}時所書也。亭聳然起，高凌天風，春樹萬家，皆在其下。大江滾滾，上京口^{三三}去，縈抱三面，形如破環。風帆幾點，出沒頽城斷壑間；時有墟煙縷縷，與雲波相吞吐。隔江諸山，巖嶙纏連^{三四}，青井一氣。予與漱泉坐磐石上，愴焉忘歸；暮色蒼茫，自遠而至，迺尋樵徑東下。谷口風迴，若相送然。清涼山翠微亭味。

【題解】

健康即現在南京市。本文記述與人同遊諸名勝，寫景之外，尤富有抒情的意味。

【作者生平】

馮煦，字夢華，號蒿盦，清江蘇省金壇縣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授編修，官至安徽巡撫。入民國不仕，歷辦慈善事業。十六年，卒於上海，年八十五。著有蒿盦類稿等

數種。

【注釋】

〔一〕蔚，イマ，陽平，音譚；懦弱。〔二〕嵯，く口マ，陽平，音季；蟲行詰屈貌。嵯曲，喻伏處一隅之意。淮南，古地名，在淮水以南，即今江蘇、安徽兩省北部之地。接碑傳集補馮氏行狀云：少時依寶應外家以居，從成心巢先生學。先生名儲，百行純備，稱江淮

大儒。寶應，今江蘇省屬縣，亦古淮南地。「三」嶽奇歷落，猶言卓立不群。「四」柳州，謂柳宗元，因他曾做柳州刺史，故名。西山宴遊記，柳氏永州九記之一，寫物刻形，極爲工妙。「五」漱泉，戚氏，名肇慶，心巢子。按馮氏行狀：同治甲子以後，曾文正公綱羅東南碩學方聞之士，開書局於金陵，寶應成心巢儒賢其子恭恪公肇慶等均先後在局，公已已遊江寧，與恭恪公同舍小長千里。戊寅，同校書冷山之顛，閣三楹，去地數十尺，公居東頭，恭恪公居西頭，霜月之夕，篝燈共讀，一字得失，往復再四以爲常。「六」六朝，指三國吳、及東晉、宋、齊、梁、陳六朝，皆建都今南京市。「七」國殤，謂死於國事的。楚辭有國殤山鬼一篇。「八」重刊江寧府志古蹟下：「鷲峯寺，明天順間卽青溪閣建寺，賜額「鷲峯」，在東水關之南。」「九」珥，音耳；婦女耳飾，以珠玉爲之。墜珥遺簪，謂舊時繁華的遺迹。「一〇」南苑，明敦坊所在地。「一一」抱甕，謂取甕盛水以灌園蔬。莊子天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後世以抱甕爲灌園之稱，本此。「一二」虎頭山，卽石頭山，在今南京市。舊說，山自江北而來，都無石頭，至此始見石頭，故名。「一三」虎踞，謂山勢險要，狀如虎踞。佩文韻府寒韻引六朝事迹云：「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按古有石頭城，築於石頭山後，故云。「一四」古以干支

紀日，上巳，謂舊曆三月上旬的巳日；後世卻多以三月三日爲上巳。〔一五〕雨花臺，在今南京中華門外，遙瞰大江，爲城南防守要區；所產五色石子，晶瑩可愛。相傳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於此，致天雨花，故名。〔一六〕方，指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寧海人，從宋濂學，工文章，以闢異端爲己任。建文時，爲侍講學士。燕王棧入南京，卽帝位，命孝孺草詔，不從，被殺，並滅十族。陽，指陽邦父，字暉，宋吉水人。高宗建交初知澤陽縣；金兵至，不屈被害。謚忠襄。〔一七〕春燕雉馴，言地方荒蕪日久，野雉習居，不因人至而驚。〔一八〕陰， yīn ，陰平，音稱。蹙然，直視貌。〔一九〕于于然，徐行貌。〔二〇〕宿草，冢上隔年之草。〔二一〕乳，卵也。乳石，卵狀的石子。〔二二〕數拳，猶言小石子數枚。〔二三〕三閭大夫，戰國楚官名，掌王族之職；屈原嘗爲此官，故後世多用以稱原。〔二四〕冉冉，逐漸移動貌。〔二五〕衡宇；泛稱居室之辭。鱗次，謂如魚鱗的密接。〔二六〕徙倚，猶低徊，留戀不去貌。〔二七〕洒然，寒慄貌。〔二八〕清涼山，在今南京市漢西門內，上有清涼寺、掃葉樓、翠微亭等，名人遺迹甚多。〔二九〕漚，字通鷗，水鳥名。〔三〇〕梁武，卽南北朝的梁武帝，姓蕭，名衍，崇信佛教，在位四十八年，爲降臣侯景圍攻，城陷，被殺滅飲食，憂憤卒。〔三一〕合沓，重疊。〔三二〕高宗，指清乾隆帝，在位時，凡六次南下，巡行江

浙等省，名勝古蹟，多有御筆題字。巡，謂巡狩，古稱天子遊行之辭。〔三三〕京口，即今江蘇省鎮江縣，以京岷山得名。〔三四〕嶺，音君。纒，音歷。巒嶼纒連，狀山勢綿延不絕貌。

習題

- (一) 馮氏所寫南苑廢池，雨花臺，妙相庵及翠微亭四處景物，以何處的境界更為清楚？
 (二) 試指出課文中描寫視覺與聽覺之文。
 (三) 本篇的作法與普通遊記有何不同？

寒食雨中遊天竺 (十六首之八)

楊萬里

筍輿衝雨復衝泥，一徑深深只覺遲。
 孤塔忽從雲外出，寺門漸近報農知。

破雨遊山也莫嫌，卻緣山色雨中添。
 人家屋裏生松樹，穿出茅簷卻覆簷。

小溪曲曲亂山中，嫩水濺濺一線通。
 兩岸桃花總無力，斜紅相對臥春

寒食雨中遊天竺

風。

三峯小石一方池，下有機泉仰面飛；坐看跳珠復拋玉，忽然一噴與山齊。

清遠溪中小閘頭，遮闌溪水不教流；山僧爲我放一板，濺雲奔雷怒未休。

雨裏匆匆怨出郊，晴時不出卻誰教？西湖北畔名園裏，無數桃花只見梢。

戶戶遊春不放春，只愁春去不愁貧。今朝道是遊人少，處處園亭處處人。

轎頂花枝儘鬪裝，遊人未暮已心忙；無端更被千枝柳，展取蘇隄分外長。

【題解】

寒食，節氣名。荆楚歲時記：『冬至後一百五日，謂之寒食，禁火三日。』注：

『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天竺，山名，在浙江杭州市靈隱山飛來峯的南面，分上中下三天竺：下天竺在靈隱寺南，距飛來峯約一里許；中天竺在稽留峯北，與永清塢相對，距下天竺一里許；上天竺在北高峯脚，白雲峯下。其地三面阻山，中路直闕，老松夾道，長至九里。

【作者生平】楊萬里，字廷秀，宋吉水人。紹興進士，調零陵丞，改知奉新。孝宗時，召爲國子監博士。後以賈文閣待制致仕。卒年八十二。工詩，與尤袤、陸游、范成大合稱南宋四大家。著有誠齋詩集。

【注釋】〔一〕蘇堤，相傳宋蘇軾官杭州時，開濬西湖，即用湖泥堆積而成，南自南屏，北接岳廟，堤長亘數里，分西湖爲裏外。

習題

- (一) 以詩紀遊，和散文有無不同的地方？
 (二) 試改作三首爲白話詩。
 (三) 試用白話詩紀遊跡。

詞六首

詞六首

相思令

張先

蘋滿溪，柳邊隄，相送行人溪水西，歸時隴月二低。煙霏霏，風淒淒，重倚朱門三聽馬嘶，——寒鷗相對飛。

玉樓春

歐陽修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沈三何處問？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恨。故敲單枕夢中尋，——夢又不成燈又燼！

武陵春

李清照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

說雙溪〔四〕春尙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五〕，載不動，許多愁。

訴衷情近

柳永

雨晴氣爽，竚立江樓望處：澄明遠水生光，重疊暮山聳翠。遙想斷橋幽徑，隱隱漁村，向晚孤煙起。殘陽裏，脈脈朱欄靜倚。黯然情緒，未飲先如醉。愁無際：暮雲過了，秋風老盡，故人千里，——竟日空凝睇〔六〕！

好事近

陸游

登梅仙山〔七〕絕頂，望海。

揮袖上西峯，孤絕去天無尺。拄杖下臨鯨海，數煙帆歷歷。貪看雲

氣舞青鸞〔八〕，歸路已將夕。多謝半山松吹〔九〕，解殷勤留客。

淡黃柳

姜夔

客居合肥〔一〇〕南城赤闌橋之西，巷陌淒涼，與江左〔一一〕異。唯柳色夾道，依依可憐。因度〔一二〕此闌，以紓客懷。

空城曉角，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一三〕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強携酒、小橋〔一四〕宅。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燕燕飛來，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題解】

詞爲由詩演變而來的新詩體，也須用韻，但句子長短不齊，所以也稱爲長短句。

創始於唐，而盛行於宋，爲宋代的代表文學。其中約分三期：第一期繼承五代的遺風，以婉麗爲主，張先、歐陽修即是代表；第二期由小詞變爲慢詞，詞風一變，柳永即是代表；第三期儼賦、辛棄疾等，作風由婉麗變爲豪放；第四期周邦彥等出來，注重音律，提倡樂府歌詞，又別成一派。本課選詞六首，以見宋詞的一斑。

【作者生平】

張先，字子野，宋烏程人。天聖進士，官至都官郎中。工詞，著有安陸集

及詞。歐陽修，生平見第五冊真州東園記。歐公雖以古文著稱，實則詞也是花間派的大

家。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宋李格非女，湖州守趙明誠妻。工詩文，尤以詞名，爲宋代大家。

著有漱玉詞。柳永，字耆卿，宋崇安人。景祐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善爲歌

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而後行。永詞旖旎近情，使人易入。著有樂章集。陸游，

見第一冊詩五首課。姜夔，字堯章，宋鄞陽人，寓居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道

人。工詩詞，風格高秀，精深華妙，音節文柔，冠絕一時。著有白石詩集、白石道人歌曲等。

【注釋】

〔一〕隨月，謂隨畝間的月亮。〔二〕朱門，向爲豪富家的代稱，這裏僅指漆有紅

色的門。〔三〕書信稱魚書；魚沈，謂書信像魚似的沈下沒有了。〔四〕雙溪，在浙江金華〔

詠門外，指義烏江與武義江兩水言。作者晚年寓居金華而死。〔五〕辨，pǐn，去，舊入；

舡，l，上。辨舡舟，小船。〔六〕睇，去，去。凝睇，本謂凝視不動，這裏作盼望講。

〔七〕梅仙山，在浙江紹興縣——舊山陰縣北十八里。相傳漢梅福居此，故名。〔八〕青鸞，鳳

的一種。〔九〕吹，ì x ㄨ，去。松吹，謂松風作鼓吹聲，卽松濤。〔一〇〕今安徽含山縣。

詞六首

〔一一〕江左，泛稱長江以東之地，卽今江蘇等處。〔一二〕按曲行歌曰度。〔一三〕鴉黃，謂

初中國文 第六冊

柳芽新長，枝現鵝兒黃。「一四」小橋，本三國周瑜妻；這裏代稱美女。

習題

- (一) 詩和詞的區別何在？
(二) 任取三首改作爲白話詩。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辱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

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蓋瘴癘蟲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蟲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

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題解】

本篇采錄王文成公集。

答毛憲副書

初中國文 第六冊

【作者生平】

汪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正德初，以論救言官戴銑等，忤劉瑾，謫龍陽（在今貴州修文縣，處萬山中，多苗蠻）驛丞。後定宸濠之亂，世宗時封新建伯，總督兩廣，卒諡文成。創知行合一之說，爲明代理學大家。嘗築室陽明洞中讀書，世稱陽明先生。

【注釋】

① 毛名伯溫，字汝厲，明吉水人。憲副，副都御史也。② 守仁居龍陽，借人日

來親，思州守遣人侮守仁，諸苗不平，毆其人。守怒，白之當道，毛憲副令守仁往謝，守仁報以此書。③ 孟子難婁下：「君子有終身之變，無一朝之患。」

習題

(一) 此書說不肯請謝的理由，凡分幾層，可列舉出來。(二) 「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二者之失孰大？

報祁侯續宅「一」書

楊王孫

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有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二」將以矯世「三」也。

夫厚葬誠亡〔四〕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五〕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真也。返真冥冥，〔六〕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七〕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八〕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九〕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昔帝堯〔一〇〕之葬也，窆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一一〕故聖王生易尙，死易葬〔一二〕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嗚呼！吾不爲也！

【題解】

此篇采錄漢書楊王孫傳中所載，係答覆酈侯的書，申明裸葬的宗旨。

【作者生平】

楊王孫，漢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將死遺命裸葬，漢書有傳。

【注釋】

- 〔一〕緇宅，係酈毅侯緇質的孫。〔二〕蕭葬，是說赤體埋葬，〔三〕矯世，是說矯正世人之失。〔四〕亡，同無。〔五〕軍，同殫，盡也。〔六〕冥冥，是幽昧不明的意思。〔七〕鬲，同隔。〔八〕腊，音昔，〔九〕就是乾肉。〔九〕眞宅，是指太虛的境域。列子：『歸其眞宅。』〔一〇〕帝堯，即唐帝堯。〔一一〕殞，音臭，〔一二〕就是屍體的腐氣。〔一三〕尙，同崇。顏師古原注云：言生死皆儉約也。

習題

- （一）漢書，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試申其義。（二）裸葬矯世，或矯過正，如何薄葬乃爲適中？

復彭麗生書

曾國藩

前承惠書，存唁〔一〕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

國藩積愆叢慝〔二〕，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三〕，而禍延〔四〕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類，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五〕。

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六〕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七〕者，果驥首而上騰〔八〕，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九〕，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

國藩來此，蓋以鄂中〔一〇〕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筋髓〔一一〕之性，將以方柄周旋於圓鑿〔一二〕之中，亦知其鉏鋸〔一三〕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

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祓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即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鄔筠仙、劉霞仙、羅羅山〔一〕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題解】 本篇爲曾氏答復友人彭麗生之書，旨在表示一己出任艱鉅，以拯時艱，並希望彭君出而襄助之意。

【作者生平】

曾國藩，字伯涵，號隴生，清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

侍郎。咸豐初，丁憂家居。太平軍起，奉命在籍督辦團練，遂編鄉勇以遏太平軍的進展，號曰湘軍。先後收復沿江各省，平定東南，以功封一等毅勇侯。後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文正。爲文效法韓愈，爲桐城派古文中與功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注釋】

〔一〕存，謂存問。喻，安慰家有喪事的人。時國藩居母喪。〔二〕初與麗，統有

罪過義。叢，義同積，意即積了許多罪過。〔三〕隕滅我躬，猶俗言要我的命。〔四〕延，牽累。〔五〕脗合，喻言恰相符合。〔六〕耿耿，存心不忘貌。〔七〕饜，音去么。食饜，謂貪財的人。退縮，謂遇義所當爲而不肯向前。〔八〕驥，舉起。驥首上騰，謂昂然上進。〔九〕瘁，一尤引一疔；皮膚病的一種。〔一〇〕鄂中，指武昌。〔一一〕骷髏，矮直貌。〔一二〕柄，木端的入孔處；鑿，所開的孔。方柄圓鑿，喻事不相符合。〔一三〕鉏鋤，與齟齬同，喻事有阻力，進行不能順利。〔一四〕郭筠仙，即郭嵩燾，生平見第二冊新加坡洪家花園記課。劉霞仙，即劉蓉，字孟容，湖南湘鄉人。初爲國藩幕客。後從陸秉章入蜀，多所贊圖。官至陝西巡撫。著有養晦堂詩文集。羅羅山，名澤南，字仲岳，湖南湘鄉人。以戰功官至布政使。武昌之役，中礮卒，諡忠節。

習題

- (一) 本篇作法和前篇有無相同？ (二) 譯三兩段爲語體文。

與友人荆雪濤書

于成龍

與友人荆雪濤書

初中國文 第六冊

廣西柳州羅城〔二〕，偏在山隅，土司〔三〕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煙瘴雨〔四〕，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得一二。土民有窩、獐、泔、狼〔四〕之種，性好鬪殺。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五〕。

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次清源〔六〕，同年〔七〕生王吉人，慷慨好義人也，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俯首不答。抵舍，別母及家人；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八〕。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兒子庭翼，爲諸生〔九〕已久，猶謹樸如處子〔一〇〕，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顧汝；汝作人，莫思我。』而已。拜先祠〔一一〕，別老母，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可吞窩、獐而餐煙瘴也。

行及湖南冷水灘^{二二}，臥病，扶掖陸行；之桂林^{二三}，謁上官。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二四}之人，至是膽落^{二五}；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羅城與融城沙陂^{二六}連界。行至沙陂，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

八月二十日，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神廟中，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關一門入，亦屋三間。內廡^{二七}支茅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乞歸無路，扶病理事，……凡有陋弊，清察釐革^{二八}。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咸龍自忖：一官落魄^{二九}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寧^{三〇}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於他鄉，即生亦何爲？』噫！幸有此也！當時通詳^{三一}：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

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二三}付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而大兒續覓四僕來，又前後死其三人；止存一僕，晝夜號咷^{三四}如風魔^{三五}，遂聽其歸。

萬里一身，生死莫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槍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緇、糧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讎也。事至萬不得已，則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三六}，不得執持兵器；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推詳真實，誅戮立時，懸首郊野^{三七}。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壤，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置之。咸龍思：漸^{三八}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某鄉民練兵，親督剿殺，推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罪亦且不赦；但爲民而死，奮不顧身，勝於瘴病死也。渠魁^{三九}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

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剿滅。至是上官探訪真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

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己膚。土謠云：『武陽岡^{二九}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旣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剿，五年一大剿。』比及三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謬蒙上官賞識，列之薦章^{三〇}，遂有四川合州^{三一}之擢。

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無復官長禮。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讀唐詩，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想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

變。此數年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慨。

【題解】

這是于氏赴蜀後，致其友荆雪濤，自敘排除萬難，以身許國，出任羅城縣的經過及治蹟的信。荆雪濤，生平不詳。

【作者生平】

于成龍，字北溟，清山西永寧人，順治間副貢；授羅城知縣。招流亡，施教育，在任七年，極爲百姓所愛戴，後遷黃州同知，所至清廉，時稱天下第一清官。仕至兩江總督。卒諡清端。著有于山奏牘等書。

【注釋】

- 〔一〕柳州，清府名，府治在今廣西馬平縣。羅城，縣名，即今廣西羅城縣。
- 〔二〕明時，苗僑所居的地方，多用他們族中的酋長爲統治官，名叫土司。
- 〔三〕廣西地近熱帶，山川間多溼熱蒸鬱之氣，俗稱瘴氣，人受着，即病。
- 〔四〕騞、噓、吟、嘖，都是苗蠻族名。
- 〔五〕版籍，戶口冊。明末，廣西巡撫羅式紹等擁立永曆帝，到這時敗亡，廣開始爲清所有。
- 〔六〕清源，縣名，即今山西清源縣。
- 〔七〕科舉時，同舉鄉貢的稱同年。
- 〔八〕資，資用。
- 〔九〕諸生，謂學官弟子，清時用以稱秀才。
- 〔一〇〕處子，即處女，女子之未嫁者。
- 〔一一〕我國習俗，凡有遠行，必先拜別祖宗祠堂，然後登程。
- 〔一二〕冷水灘，地名，在今湖南

南寧陵縣北。〔二二〕桂林，清府名，府治在今廣西桂林縣。今廣西省政府就在這裏。〔一四〕抱疴，猶言有病。〔一五〕騰落，喻驚極。〔一六〕融城，即今廣西融縣。沙，地名，屬融縣，其西即羅城。〔一七〕官舍叫廨。〔一八〕釐革，改正或革除。〔一九〕魄，去×已，平。落魄，志行衰落貌。〔二〇〕丁寧，再三囑咐。〔二一〕舊時下級官對於上級官的呈請叫詳。通詳，意即對於各上級官用此同樣文書呈請。〔二二〕當事者，即當時執政的長官。〔二三〕吽，去×，平。號吽，大哭。〔二四〕風，同瘋；風魔，猶今言癡狂。〔二五〕清保甲之法：戶給門牌，開明家長姓名及丁男數目，一年一換。十家爲牌，牌有頭；十牌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皆用誠實識字有身家者充任。有犯法作惡的，悉令查報。〔二六〕懸首郊野，用來示衆，使人知懼而戒。〔二七〕漸，謂惡端。〔二八〕渠魁，猶言首領。〔二九〕武陽岡，在羅城縣北，爲孫、權等巢穴。〔三〇〕舊時臣下奉君主的文章叫章。〔三一〕合州，舊屬四川重慶府，今改爲合川縣。

習題

(一) 于成龍任事的精神如何？ (二) 應做的事是否應計慮萬全然後才行？ (三) 讀了本文

與友人荆雪濤書

後的感想。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一〕，魏安釐王〔二〕使將軍晉鄙〔三〕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四〕，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五〕間〔六〕入邯鄲，因平原君〔七〕請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八〕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九〕。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一〇〕，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

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 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二〕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

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三〕。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二〕。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四〕，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

魯仲連義不帝秦

『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賭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賭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二五〕嘗爲仁

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二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二七〕！」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較於秦，若僕耶？』

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善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授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

飯舍^(三〇)，然而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三一)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王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

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題解】

魯仲連，齊高士，退隱不肯出仕，慷慨尚節義，喜爲人排難解紛。秦圍趙邯鄲，魏王欲相救而無力，因遣新垣衍間道往趙，擬說趙王尊秦爲帝以解圍。時魯仲連恰遊趙，得知其事，義不相許，見新垣衍，說以利害而止之，秦爲退軍五十里。本篇即記述魯仲連說新垣衍事。

【作者生平】

國策，戰國策的簡稱，記戰國七國時事，爲我國的國別史，不知何人所作，漢劉向校祕中書，集輯爲一編。因爲他大多是策士爲時君所謀的策略，稱爲戰國策。今通行本，漢高誘注，共三十三卷。

【注釋】

〔一〕邯鄲，趙都，當今河北大名縣。〔二〕魏安釐王，名罈，昭王之子。〔三〕晉鄙，魏將，率十萬衆救趙，奉命駐齋，觀望不進。信陵君使朱亥殺之，奪其兵權。〔四〕蕩陰，魏地，今河南湯陰縣。〔五〕新垣衍，魏王的使者，故稱客將軍。〔六〕間，謂從小路走。〔七〕平原君，即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封於平原，故號平原，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喜賓客，嘗招致食客數千人。與齊孟嘗、楚春申、魏信陵合稱戰國四公子。〔八〕齊湣王，名廔，魯仲連義不帝秦。

初中國文 第六冊

齊宣王的兒子。〔九〕陳代說齊湣王去帝號；秦也同時去帝號。〔一〇〕指長平之戰，趙大敗，降卒四十萬人，都被秦坑殺。〔一一〕東國，指齊國。〔一二〕鮑焦，周時隱者，為非當世，抱木而死。謂今世以為鮑焦不能從容而死實在不是的。魯仲連以鮑焦自喻，明自己在圍城中並不為一身利害打算。〔一三〕言焦實因恥居濁世故自殺，衆人不知，卻以為他不能自養而死。〔一四〕則，同即，作假設連詞如果用。正，同政。言如果他肆無忌憚做起皇帝來，由此秦遂為政於天下。〔一五〕齊威王，名因齊，桓公午之子。〔一六〕天子，謂周烈王弟顯王。下席，言寢苦居廬，不能安居帝位。〔一七〕而，即你。罵其母為婢，賤之之詞。〔一八〕鬼，殷時國名，史記作九。鄴縣有九侯城，在今河南臨漳縣境。鄆，殷時國名，在今湖北武昌縣境。〔一九〕闕里，史記作姜里，今河南湯陰縣有闕城，即其舊址也。魏書地形志云：『闕，姜字音相近，古通用。』〔二〇〕齊閔王，即齊湣王。〔二一〕按史記，夷維，複姓；子，名。一說，夷維，地名。〔二二〕牛、羊、豕三牲具備，叫做太牢。〔二三〕辟舍，遷避所居的房屋。〔二四〕筮，即鎗。納于筮，言交出國庫的鎖匙。〔二五〕言提起衣襟，移動用具。〔二六〕善，同膳。言在堂下問候飲食。〔二七〕薛，國名，戰國時，為齊所滅，故城在今山東滕縣西南。〔二八〕涂，同塗。鄒，國名。春秋邾國，戰國時改為鄒，今山東鄒縣地。〔二九〕

倍，同背；主人背殯柩，謂當北面哭。「三〇」舍，尸牙，去。以米及貝置死人的口中叫飯，以珠玉置死人的口中叫舍。「三一」三晉，謂魏、趙、韓。原爲晉國的卿相，後共廢晉國，分據其地，故稱三晉。「三二」按魯仲姓，連名。國策多一「仲」字，誤。

習題

(一)魯仲連是怎樣說服新垣衍的？(二)以「帝秦論」爲題，作一篇論辯文。(三)譯後三段爲語體文。

燕太子丹謀秦

司馬遷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一)，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二)，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三)之

燕太子丹謀秦

固，南有涇、渭_(七)之沃，擅巴、漢_(五)之饒，右隴、蜀_(六)之山，左關、轍_(七)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_(八)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_(九)哉？」_(十)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閒，秦將樊於期_(一〇)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_(一一)，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_(一二)，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悟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

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鷗鷺之溍，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

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徹席〔四〕。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五〕，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僕行二六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

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二七}，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二八}，而李信出太原雲中^{二九}。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三〇}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三一}，則大善矣；則^{三二}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鴛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丹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三三}；進

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二四〕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搵〔二五〕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二六〕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

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槨於期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三七}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三八}，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卿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卿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三九}；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吾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四〇}，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爲變徵^{四一}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四二}，慷慨，

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

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三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三九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四〇！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題解】

本篇節錄史記刺客列傳，紀燕太子丹謀刺秦王事。太子丹，燕王喜之子，先質於趙，後又質於秦。燕王喜二十三年，丹自秦亡歸燕。

燕太子丹謀秦

【作者生平】

司馬遷，見第三冊田單以火牛攻燕謀。

【注釋】

〔一〕秦莊襄王質於趙，以呂不韋計得歸嗣位。不韋嘗納邯鄲姬，有娠，獻之莊襄

王，生子政，卽秦王是。〔二〕山東，泛言嶺山以東的地方。〔三〕甘泉，山名，在今陝西淳

化縣西北。谷口，地名，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四〕涇，謂涇河，源出甘肅化平縣大關山，

至高陵入於渭。渭河，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東流至潼關入河。〔五〕巴，卽巴郡，今

四川巴縣一帶。漢，卽漢中，今陝西南鄭縣卽他的舊治。〔六〕隴山、蜀山，在陝西關中，東

西綿亙百八十里，爲關中西面的險塞。〔七〕關，卽函谷關，當今河南靈寶縣南，是秦的東關。

隴，山名，在河南洛寧縣北，分東西二隴。〔八〕易水，在今河北易縣境內。〔九〕龍喉下有

遊麟徑尺，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見韓非子說難。〔一〇〕樊於期，本秦將，避罪於燕。

〔一一〕管仲，名夷吾，齊桓公的賢相。晏嬰，字平仲，齊景公的賢相。〔一二〕驪，同嫪，連

和。單于，匈奴的君長。北驪於單于，言北與匈奴連和也。〔一三〕田光，燕國的處士。

〔一四〕楸，一作撥，一作掾。楸席，謂拂拭坐席。〔一五〕荆卿，燕人叫荆卿，衛人叫慶卿，衛

國人。好讀書，擊劍，任俠，所至與當地賢豪爲朋友。〔一六〕曲背爲僂。僂行，卽俯身而

行。「一七」韓國掩有今河南中部及山西澤潞之地，盡爲秦所占。「一八」漳河，上源有二：一清漳，源出山西平定縣沾嶺；二濁漳，源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分流至河南涉縣東南，合而爲一，又經河北大名南入衛河。鄴，地名，今河南臨漳縣。「一九」雲中，郡名，趙地，統陰山以南，今山西懷仁、左雲等地。「二〇」闕，ㄅ×ㄨ，平；竊視。闕以軍利，言以利去引誘他。「二一」齊桓公，名小白，襄公之子。先是，齊伐魯，魯使曹沫抵禦，戰敗，魯莊公獻遂邑以和。後桓公與魯會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卒得歸還三戰所亡的失地。「二二」則，同卽，猶若果也。「二三」趙國，掩有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等地。「二四」督亢，地名，當今河北固安縣西南。「二五」搯，出ㄒ，去；擊刺。「二六」搯，亡，捉也。勇者奮厲，常先以左手扼右腕。「二七」徐夫人，姓徐名夫人，男子名。「二八」言以匕首試人，血出沾絲纓。「二九」言爲什麼太子叫這樣一個能往而不能反的小孩子去。「三〇」祖，祭名，出行時，用以祭路神。後人稱爲餞行。「三一」變徵，七音之一，謂歌時調寄變徵。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叫做變徵。「三二」羽聲，五聲之一，謂歌時調寄羽聲。「三三」蒙嘉，蒙蓋之族。「三四」內臣，謂國內之臣。「三五」古者朝

初中國文 第六冊

會大典，則設九賓。九賓者，九服的賓客，并陳設車輅文物等。〔三六〕咸陽宮，舊址在今驪山下。〔三七〕室，劍鞘。操其室，謂長劍在鞘中。〔三八〕諸郎中，如今的宿衛。〔三九〕提，勿一，去；擲也。〔四〇〕劍長，拔不出鞘，叫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

習題

- (一) 燕太子丹謀秦之計，得失如何？ (二) 荆軻刺秦王，失敗的原因何在？

慎子拒齊求割地

國策

楚襄王〔一〕爲太子時，質於齊〔二〕。懷王〔三〕薨，太子辭於齊王〔四〕而歸。齊王隘〔五〕之：『予我東地〔六〕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

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

上柱國子良〔七〕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九〕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一〇〕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

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昭常出，景鯉〔一一〕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

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蔭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

而不與，負不義與？」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軍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然。」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二四}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二^五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二六}。」齊

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二七〕曰：『夫盜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二八〕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二九〕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題解】 慎子，楚太子師傅。懷王二十八年，秦合齊、韓、魏共攻楚，殺其將唐昧，翌年使太子質於齊以求和。三十年，懷王死於秦，楚詐召太子，齊潛王因求割地，慎子爲畫此策拒他。

【作者生平】

國錄，見前魯仲連義不帝秦課。

【注釋】

〔一〕楚襄王，名橫，懷王之子，卽頃襄王。〔二〕見題解。〔三〕懷王，名槐，

爲張儀所欺，被阻於秦，客死不得歸。〔四〕齊王，謂齊潛王，名地。〔五〕隘，阻止。

〔六〕東地，也稱東國，謂楚東部的地方。〔七〕上柱國，楚官名，有戰功者任之。子良，楚

慎子拒齊求割地

初中國文 第六冊

臣。「八」身，猶言親自。「九」強，本在萬乘之前，依下文句例移此。「一〇」楚分屬，昭、景二姓，昭常，楚國同姓的臣子。「一一」景鯉，也是楚國的同姓臣子。「一二」與，通作於。「一三」效，猶言說明。「一四」甲，指兵。「一五」五尺，謂未成年的童子；六十，謂年老的百姓。「一六」下塵，猶言下風。承下塵，謙言在下聽命，要否一戰。「一七」右壤，謂齊右部平陸地方。「一八」縮甲，猶言退兵。「一九」道，打從。

習題

- (一) 慎子拒割地的計策對否？ (二) 如不用慎子的計策，要怎樣對付才好？

優孟優旃

司馬遷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二」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

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楓楓豫章爲題湊。』〔二〕發甲卒爲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三〕廟食〔四〕太牢，〔五〕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瓏竈爲椁，銅歷〔六〕爲棺，齋以薑棗，〔七〕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八〕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九〕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貧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傲。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賊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一)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二)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三)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

而天雨，陛楯^{二三}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二四}西至雍^{二五}陳倉，^{二六}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七}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蔭室。』^{二八}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題解】

本篇節錄史記滑稽列傳

^{二九}述戰國時優孟優旃諸人以滑稽善辯，見重於當

初中國文 第六冊

時。

【作者生平】

同馬遷，見第三冊田單以火牛攻燕課。

【注釋】

〔一〕楚莊王，名旅，爲春秋時五霸之一。在位二十三年。

〔二〕題湊，就是舉

棺用的木頭。頭皆內向，故名。呂氏春秋節義篇：『題湊之室，棺槨斂襲。』

〔三〕按楚莊王

時，尙未有隨、韓、魏三國，——據司馬貞史記索隱，係後之所增飾。

〔四〕按古功臣，死則

廟祭，稱爲廟食。

〔五〕太牢，就是牛羊豕三牲的合稱，禮記：『接以太牢。』

〔六〕歷，就是

烹食用的釜鬲。

〔七〕按古人食肉用菹醢爲調和。〔八〕太官，是職掌御飲食的官。〔九〕孫叔敖

卽蒍敖，春秋時楚賢相，詳見史記循吏傳。

〔一〇〕廢丘，楚地名，故城在今河南沈丘縣東

南。

〔一一〕按楚莊王至秦始皇時，爲時凡四百餘年。本篇謂二百餘年，係敘誤。

〔一二〕侏

儒，亦作朱儒，就是短小的人。禮記：『精、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

之。』

〔一三〕陞楯，是執楯而立於陞側的侍從官。

〔一四〕函谷關，秦時所立，在河南靈寶

縣。

〔一五〕雍，春秋時秦都，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

〔一六〕陳倉，秦縣名，故城在今陝

西寶雞縣東。

〔一七〕二世，始皇子胡亥，卽位後稱二世皇帝。

〔一八〕蔭室，是陰暗不通風

之室。

〔一九〕滑稽，猶言詼諧，音《×り一》，今通讀如「×り一」者誤。

習題

- (一) 滑稽者有什麼價值，司馬遷特爲立傳？ (二) 優孟模仿孫叔敖，是事實麼，還是寓言？ (三) 優孟與優旃所用的方法異同如何？

我所知道的康橋(上)

徐志摩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字是葛蘭大，也有叫康河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一〕，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喬斯德〔二〕；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纍纍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果會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的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個天地。這是上游。下游是從喬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游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

我所知道的康橋(上)

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齧草〔三〕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祕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融入了你的性靈。

但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權〔四〕，著名的後院〔Baldy〕〔五〕，這兩岸是蜚聲的學院的建築。……最令人留連的一節是克萊亞〔六〕與王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緊鄰着王家教堂的閎偉。別的地方儘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賽因河的羅浮宮〔七〕一帶，威尼斯〔八〕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九〕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後院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兩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圖畫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羣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一〇〕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班〔一一〕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

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那棵大櫟〔二二〕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着一大方淺草坪〔二三〕，是我們的校友居〔二四〕，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蒼白的石壁上，春夏間滿綴着豔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頭。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挽〔二五〕的永遠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萊亞，啊！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二六〕的化身？那一塊石上不閃耀着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華貴、最驕縱的三清學院〔二七〕，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着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隄上的西泠斷橋〔二八〕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司給踩平了；現在它們跟着蒼涼的雷峯〔二九〕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

我所知道的康橋（上）

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蒼，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洩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托，它也不比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歐五老的奇峯，下臨深潭與飛瀑；它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它那橋洞間也只掩映着細紋的波鱗與婆婆的樹影，它那橋上櫺比的小穿欄與欄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能汨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還得選你賞鑑的時辰。英國的天時與氣候是走極端的。冬天是荒謬的壞，逢着連綿的霧盲天，你一定不遲疑的甘願進地獄本身去試；春天英國是幾乎沒有夏天的，是更荒謬的可愛，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間最豔麗的黃昏，那纔是寸寸黃金。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

補劑。……一晚又一晚的，只見我出神似的倚在橋欄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細的波紋；

我倚暖了石欄的青苔，

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

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彷彿那游絲似輕妙的情景：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

一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只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

我所知道的康橋（上）

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它們尾鬚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柳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撲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二二)，有最別致的長形撐篙船^(二三)。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腳太笨，始終不會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任在河中，東頭西撞的狼狽^(二四)。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悠閒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會學會。每回我不服輸，

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拿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二三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倏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喋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迎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

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綵紙燈，帶着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題解】 康橋 (Cambridge)，或譯劍橋。在英國京城倫敦東北，爲康橋州首邑，其地有康橋大學，頗著稱於世。本文約分二課，統爲描寫康橋的風土景物，而以自然之優美爲其歸趣。

【作者生平】 徐志摩。見第三冊想飛課。

【注釋】 〔一〕拜倫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英國詩人。十七歲進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以行爲放蕩，且不受訓戒而退學。出校後，遊歷西班牙、希臘、土耳其等國，發表齊爾得哈洛得旅行記，得了很大的聲名。後又赴瑞士、意大利繼續過着放蕩的生活。後以援助希臘的獨立，而害及健康，病歿於異鄉。〔二〕格蘭蒂斯德村，在康橋南，康河的西岸。蒂斯德頓，康橋州的一分區名，有橋，亦名蒂斯德頓。〔三〕鼈草，猶言嚙草。〔四〕中權，謂居中扼要之處。〔五〕後院，謂王家學院、三清學院後之地，皆背臨康河。〔六〕克萊亞與

王家學院，皆康橋大學的學院名。〔七〕羅浮宮 (Louvre Museum) 爲路易十四時代之建築物，拿破侖一世曾經修理一次，至拿破侖三世更撥巨資造最華麗的宮殿。現改爲圖書館。〔八〕威尼斯 (Venice)，即威匿斯，意大利東北的都城，地在威匿斯灣，爲歐洲第一商港。利阿爾多大橋，爲大理石的建築，全市三百八十橋中最美麗的。〔九〕翡冷翠 (Firenze) 通稱佛洛倫斯 (Florence)，在意大利西部，爲全國美術工藝的中心。維基烏大橋，跨阿諾河上，有三環，頗美觀。〔一〇〕柯羅 (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1875)，法國風景畫家。〔一一〕蕭班 (Frederic Francois Chopin, 1810—1849)，波蘭作曲家。〔一二〕柳，柏樹之屬。〔一三〕坪，音平；平地。〔一四〕英國各大學各學院多有校友 (Fellow) 之制；校友有短期、終身兩種：前者或一年二年，年得學俸若干，畢業生之有特別學術研究者得居之；後者食俸終身。且在院例有寓舍，以酬畢業生之成名於學術或文藝界者。〔一五〕挽，牽之使回也。〔一六〕聖克萊亞 (Elizabeth de Clare)，爲吉伯德地克萊亞 (Gilbert de Clare) 之女。於一二五九年重建克萊亞學院，次年卒。〔一七〕三清學院，爲康橋大學所屬十七學院中的最大者。〔一八〕白隄，本稱白沙隄，俗稱白公隄，相傳唐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時所築。西冷橋及斷橋均在白隄上，今已改作馬路。〔一九〕雷峯，塔名，在西湖淨慈寺前，五代時建，今已圯廢。

我所知道的康橋 (上)

初中國文 第六冊

〔二〇〕五老，峯名，見第五冊廬山草堂記。〔二一〕英國氣候屬海洋性，且有大西洋暖流經過，故常有大霧。〔二二〕薄皮舟，英文 Carao 的意譯，為一種兩端尖而船身狹長的小舟。〔二三〕長形撐篙船，英文 punt 的意譯，為一種類似內地捕魚的小船。〔二四〕狼狽，喻進退兩難之意。按舊說：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故以喻人行動的困難。〔二五〕河身腰斬，謂船不能直駛，橫行河面。

【語文對譯】

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河身曲折，其上游名拜倫潭，相傳為當年拜倫遊釣之處。——河身多曲折，上游為著名之拜倫潭，以當年拜倫會遊於此故也。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纍纍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果會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的桌子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個天地。——有果園，中多桃李，品茗樹下，花果時落杯中，小鳥亦來几間啄食，誠所謂別有天地也。——有果園，桃李成蔭，果實纍纍，間憇樹下，把杯品茗，落花墜果，時入杯中，小鳥馴擾，每來几上啄食，此時情景，別有天地。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其動態之敏捷、之閒暇，之輕盈，誠足令人歌詠也。

習題

(一) 試略述康橋最精華處的景物。(二) 賞鑒康橋的美何以必須選上好的時辰？(三) 試將二三兩段譯爲文言文。

我所知道的康橋(下)

徐志摩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斗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間呢？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

我所知道的康橋(下)

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婆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爲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

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

我能忘記那初春的睥睨〔二〕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啊！這是第一朶小雪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啊，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周遭的沈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煙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三〕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餓形

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沈沈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幾處娉婷〔四〕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踪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煙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霽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

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 * *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伶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五〕、耐辛苦的蒲公英〔六〕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爛漫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假，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裏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

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裏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裏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裏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七〕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鮮果恣你嘗新。……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廡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趁晚涼。」〔八〕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陳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卻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九〕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一〇〕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

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卻是烏青青的，只賸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再再漸斂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

邊出現！

【注釋】

〔一〕洞府，謂山巖洞穴的幽深處，相傳爲修道成仙者所居。〔二〕睥睨，斜視。〔三〕漠，模糊不明。楞楞，有芒刺貌。〔四〕媠，女一，音兵。媠，女一，音庭。媠媠，輕靈美好貌。

〔五〕克羅克斯 (Cross)，花名，或譯番紅花，多年生草本，高至四五寸。地下部和水仙的鱗莖相似，葉比水仙細而長。夏月，花自葉叢的中央而出，六瓣，色青紫或白，有香氣。〔六〕蒲公英，多年生草，野生甚多，早春開黃花。〔七〕俗稱僧人投寺寄居曰掛單；引申爲一般人借宿之辭。

〔八〕二句見陸游《醉中到白崖而歸詩》，惟文字略異，想係誤記。其詩原句云：『偶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御晚風。』〔九〕夸父，舊稱是上古人，不自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陽谷，渴死。見山海經《大荒北經》。〔一〇〕榧，丁口，上，音許。榧榧，活動貌。

【語文對譯】

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斗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忙矣哉！俗務紛繁而交迫（或用生人之事，百端麤集），奚暇顧及星斗之移轉，花草之消長，與夫風雲之變幻哉？

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

有幾日，於晨光熹微時，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追尋新生之花草，爲體會微妙之春信，余獨自履薄霜，冒寒冷，散步林間。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炊煙遠近四起，有細如絲者，有粗如縷者，有縷繞如捲者，或輕快，或遲重，濃灰者有之，淡青者有之，慘白者有之。

習題

- (一) 試就本文指出描寫的最好的部分。(二) 徐氏以爲人們接近大自然有甚麼好處？(三) 譯末了三段爲文言文。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上)

俞平伯

我寫我的『中夏夜夢』(二)罷。有些蹤跡是事後追尋，恍如夢寐，這是習見不鮮的；有些，簡直當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那更不用提什麼憶了。這兒所寫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着的，都該記着陰歷六月十八這個節日罷。牠比什麼寒食，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上)

上巳、重九……都強，在西湖上可以看見。

杭州人士向來是那麼寒乞相的；（不要見氣，我不算例外。）惟有當六月十八的晚上，他們的發狂倒很像有點澈底的。這真是佛力庇護，——雖然那時斑禪還沒有去。

說杭州是佛地，如其是有佛的話，我不否認牠配有這稱號。卽此地所說的六月十八，其實也是個佛節日。觀世音菩薩的生日聽說在六月十九，這句話從來遠矣，是千真萬確的了；而十八正是牠的前夜。

三天竺和靈隱本來是江南的聖地，何況又恭逢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芳誕，自然在進香者的心中，香燒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這所謂『燒頭香。』他們默認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燒香早晚爲正比例。

得福不嫌多，故燒香不怕早。一來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

說這多麼費解。）於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僅此還不足證明六月十八之所以形成爲節日，我們更得記住兩點：

(一)中國人是富於惰性的，(二)杭州拆城是最近的事，而且並不會澈底拆掉。把這兩點連絡起來，我們便得到圓滿的解釋。

不知是誰的詩我忘懷了，只記得一句，每吟哦着以想像從前西子湖的光景。這是『三面雲山一面城。』現在打槳於湖上的，却永無緣拜識了。雲山是依然，但瀕湖女牆的影子那裏去了？我們凝視東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塵，在黃昏只是星星的燈火，雖亦不見得醜劣；但沒出息的我總會時常去默想有這麼一帶森嚴，曲折，頹敗的雉堞，倒印於湖水的紋奩裏。

從前既有城，即不能沒有城門。濱湖之門自南而北凡三：曰清波，曰湧金，曰錢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鎖的。燒香客人們既要趕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則不得不設法飛跨這三座門。他們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學雞叫，

（二）（這多麼下作而且險！）只是隔夜趕出城。那時城外荒荒涼涼的，沒有湖濱聚英，更別提西湖飯店新新旅館之流了，於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強顏與湖山結伴了。好在天氣既大熱，又是好月亮，不會得受罪的。至於放放河燈這種把戲，都因為慣住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來的花頭，那裏真有什麼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裏，必要被官府（關城門）佛菩薩（做生日）兩重逼迫着，方始出來晃蕩這一夜；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舊如此，我看還是惰性難除罷，不見得是澈底發洩狂氣呢。

真獸了！游湖也要估定價值，算怎麼一回事！趕快收梢。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却只過了一個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國就是在北京。記得有一年上，正當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動身北去的，鑿環（三）他們却在那晚上討了一隻疲憊的划子，在湖中飄泛了半晌。據說那晚的船很破爛，游得也不暢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畢竟添我一番的悵悵。

去年住在俞樓，〔四〕真是恭逢其盛。是時和丑君一家還同住著。丑君平日興致是極好的，他的兒女們更渴望着這佳節。年年住居城中，與湖山究不免隔膜；現在却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墳〔五〕去定船。在平時泛月一度，約費杖頭資四五角，現在非三元不辦了。到十八下午，我們商量着去到城市買些零食，備嬉游時的咬嚼。我倆和一位叫Y. Y.的，還有一位叫L.的兩小姐，背着夕陽，打槳悠悠然去。

歸途車上白沙隄，則流水般的車兒馬兒或先或後和我們同走。其時已黃昏了。呀，湖樓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樓外樓高懸着眩目的石油燈，酒人己如蟻聚。小樓上下及樓前路畔，填溢着喧嘩和繁熱。夾道樹下的小攤兒們，啾啾唧唧在那裏做買賣。如是直接于公園，行人來往，會無閒歇。偏西一望，從岳墳的燈火，瞥見人氣的浮涌，與此地一般無二。這和平素蕭蕭的綠楊，寂寂的明湖大相逕庭了。我不自覺的動了孩子的興奮。

飯很不得味的匆匆吃了，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來了一羣女客，須得儘先讓她們耍子兒，〔六〕我們惟有落後了。H君是好靜的，主張在西冷橋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蕩槳。我們只得答應着；而且我們也沒有船。大家感着輕微的失意。

西冷橋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們坐了一會兒，聽遠處的簫鼓聲，人的語笑都迷蒙疏闊得很，頓遭逢一種淒寂，迥異我們先前所期待的了。偶然有兩三盞浮漾在湖面的荷燈飄近我們，弟弟妹妹們便說「燈來了。」

我歇着那伶俜搖擺的神氣，也實在可憐的很呢。後來有日本仁丹的廣告船，一隊一隊，帶着成列的紅燈籠，沈填的空大鼓，火龍般的在裏湖外湖間穿嬉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紅意越宕越遠越淡，我們以沒有船趕牠們不上，更添許多無聊。淡黃月已在東方涌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們的船尚在渺茫中。

【題解】

本篇采錄燕知章。

【作者生平】

俞平伯，浙江德清縣人，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著有新舊詩及詞集，又文集燕知章，雜拌兒，燕郊集，古槐夢遇，讀詞偶得等。

【注釋】

〔一〕『中夏夜夢』係借用英國莎士比亞著喜劇名。〔二〕學鷄叫，用孟嘗君假作鷄鳴出關故事。〔三〕即俞夫人。〔四〕俞樓，在西湖，俞曲園主講誥經精舍時，同人爲建築是樓。本文作者爲曲園之曾孫。〔五〕岳墳，岳武穆（飛）墳在西湖，有祠。〔六〕要子兒，

杭州方言，意云玩耍。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下）

俞平伯

月兒漸高了，大家終於坐不住，一個一個的陸續溜回俞樓去。H君因此不高興，也走回家，那邊倒還是熱鬧的。看見許多燈，許多人影子，竟有歸來之感；我一身盡是俗骨罷？嚼着方才親自買來的火腿，鹹得很，乏味乏味！幸而客人們不久散盡了，船兒重繫於柳下，時候不早，我們還得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下）

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興致來：「我們去。我們快去罷！」

紅明的蓮花飄流于銀碧的夜波上，我們的划子追隨着牠們去。其實那時的荷燈已零零落落，無復方才的盛。放的燈真不少，無奈搶燈的更多。他們把燈都從波心裏攪起來，擺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躊躇滿志而去。到燭燼燈昏時，依然是條怪蹩脚的划子，而湖面上却非常寥落，這真是大殺風景。我們也搶了一兩盞的荷燈，但容易索然意盡。「搖罷，上三潭印月。」

西湖的畫舫不如秦淮河的美麗；只今宵一律妝點以溫明的燈飾，嘹唳的聲歌，在羣山互擁，孤月中天，上下瑩澈，四顧空靈的湖上，這樣的穿梭走動，也覺別具丰致，決不弱于她的姊妹們。用老實的比況，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風』，秦淮河的是『閨房之秀』。〔何況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風雨來時還不免虛度了。

公園馬頭上大船小船挨擠着。岸上石油燈的蒼白芒角，把其他的燈姿

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們不如別處去。我們甫下船時，遠遠聽得這邊有一船上人正緩歌南呂灑畫眉，而等到我們船攏近來，早已歌闌人靜了，這也很覺悵然。我們不如別處去。船漸漸的向三潭印月划動了。

中宵月華的皎潔，照例是難于言說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動着的歌聲人語，燈火的微芒，合攏來，却暈成一個繁熱的光圈圍裹着牠。我們的心因此也不落于全寂，如平時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興奮，多一半的悵惘，軟軟地跳動着。燈影的歷亂，波痕的皺皺，雲氣的奔馳，船身的動盪……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夢的惟一象徵，故在當時會有「Tynical」的夢緣。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燈歌又爛漫起來，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繞這小洲而游，漸入荒寒境界；上面欹側的樹根，旁邊披離的宿草，三個圓尖石潭，一支禿筆樣的雷峯塔，尙同立於月明中。湖南沒有什麼燈，愈顯

出波寒月白；我們的眼漸漸錫澀得抬不起來了，終於搖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們的歸船。記得從前且君有一斷句是『遙燈出樹明如柿，』我對了一句是『倦槳投波密過錫；』雖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却是正好。我們轉船，望燈火的叢中歸去。

夢中行走 (三) 般的上了岸，且君夫婦回湖樓去，我們還戀戀於白沙隄上儘徘徊着。樓外樓仍然上下通明，酒人尙未散盡。路上行人三三五五，駱驛不絕。我們回頭再往公園方面走，覺着泊着的燈船少了一些，但也還有五六條。其中有一船掛着招帘，燈亦特別亮，是賣涼飲及美食的，我們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艙端坐着一個華妝的女郎，雖然不見得美，我們乍見，誤認她也是客人，後來不知從那兒領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失笑，走了。

不論如何的疲憊，無聊，總得拚到東方發白才返高樓尋夢去；我們誰

都是這般期待的。奈事不從人願，且君夫婦不放心兒女們在湖上深更浪蕩，畢竟叫他們回去。頂小的一位L君臨去時只咕嚕着：『今兒頑得真不暢快！』但仍舊垂着頭踱回去了。只騰下我們，蝸蝸涼涼如何是了。環又是不耐夜涼的。我們一淘走罷！

他們都上重樓高臥了。我倆同憑着疏朗的水泥欄，一桁樓廊滿載着月色，見方才賣涼飲的燈船復向湖心動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還支撐着倦眼端坐着呢，我倆同時作此想。叮叮噹，叮叮咚，那船在西傾的圓月下響着。遠了，漸漸聽不真，一陣夜風過來，又是叮……噹，叮……咚。

一切都和我疏闊，連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來也朦朧得甚于烟霧。才想轉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躊躇了一步，於是箭逝的殘夢俄然頓住，雖然馬上又脫鏃般飛駛了。這場怪短的『中夏夜夢』，我事後至今不省得如何對牠。牠究竟回過頭瞟了我一眼才走的，我那能怪牠。喜歡牠嗎？不，

一點不！

【注釋】〔一〕世說新語，『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晉書，『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二〕意云模範的，代表的。〔三〕夢中行走(Somnambulism)，亦云夢游病，在睡眠中起來行走，或動作。

習題

(一) 本篇亦是紀游的文章，但與普通的游記頗有不同，試說明其不同之處。(二) 文中有些新的句法，試舉出幾個例來。(三) 試取文中所記事實，以單純的紀事法改寫之。

先妣事略

歸有光

先妣周孀人，弘治〔一〕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二〕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孺〔三〕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姪〔四〕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孳蹙願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嗜〔五〕不能言。

〔正德〕〔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七〕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貴雄〔八〕，敦尙簡實；與人媾媵〔九〕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

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纒〔一〇〕，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

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二。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二。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痢^二，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題解】

先妣，人子對於已死的母的稱謂。事略，卽行狀，爲傳狀文的一種，家人、弟子

撰述死者生平言行、德業，備作他人撰述傳記或墓誌銘之用。

【作者生平】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嘉靖時中舉，屢試進士不第。讀書講學，二十餘年，不以家貧爲念。年六十始成進士；官至太僕寺丞。隆慶五年卒，年六十六。工古文，尤善敘事，爲明代大家。學者稱震川先生。著有震川集。

【注釋】

〔一〕弘治，明孝宗年號。〔二〕期，周年。〔三〕殤，夭折，謂未成年而死。〔四〕姪，同姪，曰姪，陽平，音人；婦人懷孕。〔五〕暗，一曰，陽平，音陰；失聲，不能言語。〔六〕正德，明武宗年號。〔七〕諱，稱呼死者的名字。〔八〕貲，貲財。雄，雄長，謂因有家財，爲一鄉的首富。〔九〕媯媯，和好的樣子。〔一〇〕纏，麻纒。〔一一〕灑然，整潔貌。〔一二〕孝經，書名，十三經之一，相傳孔子弟子曾參撰。〔一三〕痾，疫病。

習題

- (一) 歸有光的母親早死的原因何在？
- (二) 歸有光的母親的治家、教子怎樣？
- (三) 寫母氏的生平，爲何寫進外家的事？

鳴機夜課圖記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一〕，出南昌名族，行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二〕。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三〕好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四〕，賓從輒滿座。吾母脫簪珥〔五〕，治酒漿，盤疊間未嘗有儉色〔六〕。越二載，生銓，家益落，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蹙狀；戚黨人爭賢之。府君由是得復游燕、趙間，而歸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

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七〕四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點畫〔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卽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

先外祖家素不潤〔九〕，歷年饑大凶，益窘乏；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繡組織〔一〇〕，凡所爲女紅〔一一〕，令小奴携於市，人輒爭

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襁褓狀。

先外祖長身白髯，喜飲酒。酒酣，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

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引一觥；數指之後，乃陶然捋鬚大笑，舉觴自呼曰：『不意阿丈^(二)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稚不能答，投母懷，淚涔涔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愀然助人以哀者。

記母教銓時，組紉^(一)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讀，呬唔之聲，與軋軋^(二)相間。兒怠，則少加夏楚^(三)；旋復持兒泣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溫兒背，共銓朗誦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乃爾！』對

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託〔二六〕焉？』

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兄，憊矣。他日婿歸，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二七〕」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二八〕，水漿不入口七日。閩黨媼〔二九〕，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

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三〇〕，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痊，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淒楚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也。』銓誦聲琅琅然，爭藥鼎沸〔三一〕。母微笑曰：『病少差〔三二〕矣。』由是母有病，銓

卽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

十歲，父歸；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游燕、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言規；或怒不聽，則屏息，俟怒少解，復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兒爲念！」府君數頷之。先府君在客邸，督銓學甚急；稍怠，卽怒而棄之，數日不及一言。吾母垂涕扑之，令跪讀至熟乃已，未嘗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而母教亦以是益嚴。

又十載歸，卜居於鄱陽^{〔二二〕}，銓年且二十。明年娶婦張氏，母女視之^{〔二四〕}，訓以紡績織紉事，一如教兒時。銓年二十有二歲，未嘗去母前；以應童子試^{〔二五〕}，歸鉛山^{〔二六〕}，母略無離別可憐之色。旋補弟子員；明年丁卯，食廩餼^{〔二七〕}。秋，薦於鄉^{〔二八〕}；歸拜母，母色喜。依膝下二十日，遂北行。母念兒輒有詩，未一寄也。明年落第，九月歸。十二月，先府君卽

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樸婉沈痛，聞者無親疏老幼，皆嗚咽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

己巳，有南昌老畫師遊鄱陽，八十餘二九，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常以不及奉舅姑盤匱三〇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兒，哭女夭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三一欠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三二，請寄斯圖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鳴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焉？』

銓於是退而與三三畫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一燈熒熒，高梧蕭疎，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畫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一几，翦燭自照，憑畫欄而讀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花盆蘭，婀娜

娜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蹲樹根，捕促織爲戲，及垂短髮、持羽扇、煮茶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

圖成，母視之而歡。

銓謹按吾母生平勤勞，爲之略三四，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爲善者。

【題解】鳴機夜課圖，作者稟母訓，誌母德而作的行樂圖。文字偏於母德母行的紀敘，體裁有如事略，蓋把這向人求乞詩文，用以表揚母氏的。

【作者生平】蔣士銓，字心餘，一字君生，號清容，清江西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工詩、古文，而詩尤負盛名，與袁枚、趙翼並稱三大家。於詩文之外，兼擅戲曲，所作絳霄樓填詞九種，亦有聲於藝林。著有忠雅堂文集。

【注釋】〔一〕士銓母，號甘茶老人。著有樂車倦遊集。〔二〕先府君，謂已去世的父親。士銓父，名陞，字適園；有奇節。〔三〕任俠，謂尚氣節，好干預不平事。〔四〕蕭然，空虛貌。〔五〕簪，玳瑁，陰平；挽髮之具。玳，儿，上；即耳環。〔六〕儉色，謂不足而有吝。

初中國文 第六冊

齋相。〔七〕四子書，卽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八〕磔，虫亡，陽平，波，磔，點，盡，並書法：左撇爲波；右捺爲磔；以筆着紙一起叫點；橫筆叫畫。〔九〕潤，謂富有家財。〔一〇〕纂， $p \times y$ ，上。纂，繡組織，都是絲織的女工。〔一一〕紅，與工同。女紅，卽女工。漢書：『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一二〕阿丈，士餘外祖自稱，猶言老夫。〔一三〕紉， $t \times h$ ，陽平。闊條爲組；圓條爲紉。〔一四〕軋軋，紡織機聲。〔一五〕夏， $h \times y$ ，上。夏楚，二木名。夏，卽檟樹。楚，卽荊樹。古時教者拿這種木頭作爲戒尺，用來撻犯規的學生。禮學記：『夏楚二物，取其威也。』〔一六〕託，猶言依靠。〔一七〕女，同汝。〔一八〕哀毀骨立，喻悲哀逾常而肌體瘦損。後漢書津彪傳：『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骨立，醫療數年，乃起。』〔一九〕嫻， $h \times y$ ，平。嫻， $h \times y$ ，去。壻父稱嫻，兩壻相稱爲嫻。嫻嫻，猶俗言親戚。〔二〇〕禮記，爲莫劉向所纂集的周秦漢間人所撰關於古代禮制、習俗之文。經戴聖刪定，成今通行的禮記。周易，相傳爲文王、周公及孔子所撰。初爲卜卦之用，後成爲哲學書。毛詩，卽今流行的詩經，因爲漢毛公所傳，故稱毛詩。〔二一〕謂讀書聲，與藥鼎沸聲爭響。〔二二〕差， $h \times y$ ，去。少差，病小愈。〔二三〕鄱陽，今江西鄱陽縣。〔二四〕言母不作媳婦看待而以女看待。〔二五〕童子試，科舉時代考試的一種。考取的稱諸生，卽古時

的博士弟子員。〔二六〕鉛山，今江西鉛山縣。〔二七〕餼，下，去；未米。科舉時代，生員歲科試列高等，由公家給以米糧，叫食廩餼；後來改用銀子。〔二八〕薦於鄉，謂舉孝廉，俗稱中舉人。〔二九〕八十餘，爲「年八十餘」的省句。〔三〇〕區，一，陽平；沃盥之器，卽現今的面盆。〔三一〕未亡人，婦人夫死者的自稱。〔三二〕言母心有所喜得而尙未能價顯的。〔三三〕與，同謂。〔三四〕爲之略，意卽爲文述其行狀節略。

習題

- (一) 蔣士銓的成名得力於母或父？ (二) 述蔣士銓的母親相夫、教子的大概。 (三) 爲行業圖作記，爲甚麼反寫了母氏的生平？ (四) 將本篇和前篇比較，那篇更爲動人？其原因何在？

與幼小者(上)

有島武郎著
魯迅譯

你們長大起來，養育到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那時候，你們的爸爸

與幼小者(上)

可還活着，那固然是說不定的事——想來總會有展開了父親的遺書來看的机会的吧。到那時候，這小小的一篇記載，也就出現在你們的眼前了。時光是駸駸的馳過去，爲你們之父的我，那時怎樣的映在你們的眼裏，這是無從推測的。恐怕也如我在現在，嗤笑憐憫那過去的時代一般，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憐憫我的陳腐的心情。我爲你們計，惟願其如此。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將我做了踏臺，超過了我，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那是錯的。然而我想，有怎樣的深愛你們的人，現在這世上、或曾在這世上的一個事實，於你們卻永遠是必要的。當你們看着這篇文章，憫笑我的思想的未熟而且頑固之間，我以爲，我們的愛，倘不溫暖你們，慰藉、勉勵你們，使你們的心中，嘗着人生的可能性，是決不至於的。所以我對着你們，寫下這篇文章來。

你們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個的，只有一個的親娘。你們是生來不

久，便被奪去了生命上最緊要的養分了。你們的人生，即此就暗淡。在近來，有一個雜誌社來說，教寫一點「我的母親」這一種小小的感想的時侯，我毫不經心的寫道，「自己的幸福，是在母親從頭便是一人，現在也活着，」便算事了。而我的萬年筆〔二〕將停未停之際，我便想起了你們。我的心彷彿做了甚麼惡事似的痛楚了。然而事實是事實。這一點，我是幸福的。你們是不幸的，是再沒有恢復的路的不幸。啊啊，不幸的人們啊。

從夜裏三時起，開始了緩慢的陣痛，不安瀰滿了家中，從現在想起來，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是非常的大風雪，便在北海道〔二〕，也是不常遇到的極厲害的大風雪的一天。和市街離開的河邊上的孤屋，要飛去似的動搖，吹來黏在玻璃窗上的粉雪，又重疊的遮住了本已包在綿雲中間的陽光，那夜的黑暗，便甚麼時候，都不退出屋裏去。在電燈已熄的薄暗裏，裹着白的東西的你們的母親，是昏瞶似的呻吟着苦痛。我教一個學生和一個

使女幫着忙，生起火來，沸起水來，又派出人去。待產婆被雪下得白白的，撲了進來的時候，合家的人便不由的都寬一口氣，覺得安堵了。但到了午間，到了午後，還不見生產的模樣。在產婆和看護婦的臉上，一看見只有我看見的擔心的顏色，我便完全慌張了，不能躲在書齋裏，專等候結果了。我走進產房去，當了緊緊的捏住產婦的兩手的腳色。每起一回陣痛，產婆便叱責似的督勵着產婦，想給從速的完功。然而暫時的苦痛之後產婦又便入了熟睡，竟至於打着鼾，平平穩穩的似乎甚麼都忘卻了。產婆和隨後趕到的醫生，只是面面相覷的吐着氣。醫生每遇見昏睡，便彷彿在那裏想用甚麼非常的手段一般。

到下午，門外的大風雪逐漸平靜起來，洩出了濃厚的雪雲間的薄日的光輝，且來和積在窗間的雪偷偷的嬉戲了。然而在房裏面的人們，卻愈包在沈重的不安的雲片裏。醫生是醫生，產婆是產婆，我是我，各被各人的

不安抓住了。這之中，似乎全不覺到甚麼危害的，是只有身臨着最可怕的深淵的產婦和胎兒。兩個生命，都昏昏的睡到死裏去。

大概恰在三時的時候，——起了產氣以後的第十二時——在催夕的日光中，起了該是最後的激烈的陣痛了。宛然用肉眼看着噩夢一般，產婦圓睜了眼，並無目的的看定了一處地方，與其說苦楚，還不如說嚇人的皺了臉。而且將我的上身拉向自己的胸前，兩手在背上撓亂的抱緊了。那力量，覺得倘使我沒有和產婦一樣的着力，那產婦的臂膊便會擠破了我的胸脯。在這裏的人們的心，不由的全都吃緊起來，醫生和產婆都忘了地方似的，用大聲勉勵着產婦。

驟然間感着了產婦的握力的寬鬆，我擡起臉來看，產婆的膝邊仰天的躺着一個沒有血色的嬰兒。產婆像打球一般的拍着那胸膛，一面連說道葡萄酒葡萄酒。看護婦將這擎來了。產婆用了臉和言語，教將酒倒在臉盆裏。

盆裏的湯便和劇烈的芳香同時變了血一樣的颜色。嬰兒被浸在這裏面了。暫時之後，便破了不容呼吸的緊張的沈默，很細的響出了低微的啼聲。

廣大的天地之間，一個母親和一個兒子，在這一剎那中忽而出現了。

那時候，新的母親看着我，軟弱的微笑。我一見這，便無端的滿眼滲出淚來。我不知道怎樣纔可以表現這事給你們看。說是我的生命的全體，從我的眼裏擠出了淚，也許還可以適當吧。從這時候起，生活的諸相便都在眼前改變了。

你們之中，最先的見了人世之光者，是這樣的見了人世之光的。第二個和第三個也如此。即使生產有難易之差，然而在給與父母的不可思議的印象上卻沒有變。

我因爲自己的心的擾亂，常使你們的母親因而啼哭，因而淒涼。而且對付你們也沒有理。一聽到你們稍爲執拗的哭泣或是歪纏的聲音，我便總

要做甚麼殘虐的事纔罷手。倘在對着原稿紙的時候，你們的母親若有一件些小的家務的商量，或者你們有甚麼啼哭的喧鬧，我便不由的拍案站立起來。而且雖然知道事後會感着難堪的寂寞，但對於你們也仍然加以嚴厲的責罰，或激烈的言辭。

然而運命來懲罰我這任意和暗昧的時候竟到了。無論如何，總不能將你們任憑保姆，每夜裏，使你們三個睡在自己的枕邊和左右。通夜的使一個安眠，給一個熱牛乳，給一個解小溲，自己沒有熟睡的工夫，用盡了愛的限量的你們的母親，是發了四十一度的可怕的熱而躺倒了。這時的吃驚固然也不小，但當來診的兩個醫生異口同聲的說有結核的徵候的時節，我只是無端的變了青蒼。檢痰的結果，是給醫生們的鑑定加了憑證。而留下了四歲和三歲和兩歲的你們，在十月杪的淒清的秋日裏，母親是成了一個不能不進病院的人了。

我做完日裏的事，便飛速的回家。於是領了你們的一個或兩個，忽忽的往病院去。我一住在那街上，便來做事的一個勤懇的門徒的老嫗，在那裏照應病室裏的事情。那老嫗一見你們的模樣，便暗暗的拭着眼淚了。你們一在牀上看見了母親，立刻要奔去、要纏住。而還沒有給伊知道是結核症的你們的母親，也彷彿擁抱寶貝似的，要將你們聚到自己的胸前去。我便不能不隨宜的支梧着，使你們不太近伊的牀前。正盡着忠義。卻從周圍的人受了極端的誤解，而又在萬不可辯解的情況中，在這種情況中的人所嘗的心緒，我也嘗過了許多回。雖然如此，我卻早沒有憤怒的勇氣了。待到像拉開一般的將你們遠離了母親，同就歸途的時候，大抵街燈的光已經淡淡的照着道路。進了門口，只有僱工看着家。他們雖有兩三人，卻並不給留在家裏的嬰兒換一換襯布。不舒服似的啼哭着的嬰兒的胯下，往往是溼漉漉的。

你們是出奇的不親近別人的孩子。好容易使你們睡去了，我纔走進書齋去做些調查的工夫。身體疲乏了，精神卻昂奮着。待到調查完畢，正要就牀的十一時前後的時候，已經成了神經過敏的你們，便做了夜夢之類，驚慌着醒來了。一到黎明，你們中的一個便哭着要吃奶。我被這一驚起，便到早晨不能再閉上眼睛。吃過早飯，我紅了眼，抱着中間有了硬核一般的頭，走向辦事的地方去。

在北國裏，眼見得冬天要逼近了。有一天，我到病院去，你們的母親坐在牀上正眺着窗外，但是一見我，便說道想要及早的退了院。說是看見窗外的楓樹已經那樣覺得淒涼了。誠然，當入院之初，燃燒似的飾在枝頭的葉，已是凋零到不留一片；花壇上的菊也爲寒霜所損，未到萎落的時候便已萎落了。我暗想，即此每天給伊看這淒涼的情狀，也就是不相宜的。然而母親的真的心思其實不在此，是在一刻也忍不住再離開了你們。

終於到了退院的那一天，卻是一個下着雪，呼呼的吼着寒風的壞日子，我因此想勸伊暫時消停，事務一完，便跑到病院去。然而病房已經空虛了，先前說過的老嫗在屋角上，草草的擗當着討得的東西、以及墊子和茶具。慌忙回家看，你們早聚在母親的身邊，高興的嚷着了。我一見這，也不由的墜了淚。

不知不識之間，我們已成了不可分離的東西了。親子五人在逐步逼緊的寒冷之前，宛然是縮小起來以護自身的根株的雜草一般，大家互相緊挨。互分着溫暖。但是北國的寒冷，卻冷到我們四個的溫度，也無濟於事了。我於是和一個病人以及天真爛漫的你們，雖然勞頓，卻不得不旅雁似的逃向南邊去。

【題解】

本篇節選現代日本小說集，原本，見有島善作集第七輯。

【作者生平】

有島武郎（1877—1923），近代日本小說家，初本學農，留學英美。歸國

後，任札幌農科大學預科英文學講師。翌年，與神尾安子結婚。一九一〇年，投稿白樺雜誌，始漸爲人所知。後來忽然把一己的財產全部放棄，專以文字勞動自給。大正十二年，情死於井澤別莊。著作編有有島武郎集五十餘卷。譯者魯迅生平，見第一冊秋夜課。

【注釋】〔一〕萬年筆，日本人對於自來水筆之稱。〔二〕北海道，在日本北部，本爲蝦夷所居之地。

【語文對譯】恐怕也如我在現在，嗤笑憐憫那過去的時代一般，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憐憫我。——汝等或將嗤憫我，有如我今日嗤憫過去之時代然。你們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個的，只有一個的親娘。——去歲汝等，唯一之母已棄汝等而永逝矣。那是非常的大風雪，便在北海道也是不常遇到的極厲害的大風雪的一天。——是日，大風雪，爲北海道素所未有者。到下午，門外的大風雪逐漸平靜起來，洩出了濃厚的雪雲間的薄日的光輝。——午後，風雪漸平，日光破雪雲而出。

習題

與幼小者(上)

初中國文 第六冊

- (一) 作者寫這文的用意何在？ (二) 讀了此文，心中有何感想？ (三) 本篇文字比較一般的語體有無不同的地方？原因何在？

與幼小者（下）

有島武郎著
魯迅譯

這年已近年底的時候，你們的母親因爲大意受了寒，從此日見其沈重了。而且你們中的一個，又突然發了原因不明的高熱。我不忍將這生病的事通知母親去。病兒是病兒，又不肯暫時放開我。你們的母親卻來責備我的疏遠了。我於是躺倒了。只得和病兒並了枕，爲了迄今未曾親歷過的高熱而呻吟了。我的職業嗎？我的職業是離開我已經有千里之遠了。但是我已經不悔恨。爲了你們，要戰鬥到最後纔歇的一種熱意，比病熱還要旺盛的燒着我的胸中。

正月間便到了悲劇的絕頂。你們的母親已經到非知道自己的病的真相

不可的窘地了。給做了這煩難的腳色的醫生回去之後，見過你們的母親的臉的我的記憶，一生中總要鞭策我吧。顯着蒼白的清朗的臉色，仍然靠在枕上，母親是使那微笑，說出冷靜的覺悟來，靜靜的看着我。在這上面，混合着對於死的覺悟和對於你們的強韌的執着。這竟有些陰慘了。我被襲於悽愴之情，不由的低了眼。

終於到了移進日海岸的病院這一天，你們的母親決心很堅，倘不全愈，那便死也不和你們再相見。穿好了未必再穿——而實際竟沒有穿——的好衣服，走出屋來的母親，在內外的母親們的眼前，潛然的痛哭了。雖是女人，但氣象超拔而強健的你們的母親，即使只有和我兩人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給看過一回哭相，然而這時的淚，卻拭了還只是奔流下來。那熱淚，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這在現今是乾涸了。成了橫互大空的一縷雲氣嗎，變了溪壑川流的水的一滴嗎，成了大海的泡沫之一嗎，

或者又裝在想不到的人的淚堂裏面嗎，那是不知道。然而那熱淚，總之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了。

一到停着自動車的處所，你們之中正在熱病的善後的一個，因為不能站，被使女背負着——一個是得的走着——最小的孩子，是祖父母怕母親過於傷心了，沒有領到這裏來——出來送母親了。你們的天真爛漫的詔異的眼睛，只向了大的自動車看。你們的母親是悽然的看着這情形。待到自動車一動彈，你們聽了使女的話，軍人似的一舉手；母親笑着略略的點頭。你們未必料到，母親是從這一瞬息間以後，便要永久的離開你們的吧。不幸的人們啊！

從此以後，直到你們的母親停止了最後的呼吸為止的一年零七個月中，在我們之間，都奮鬪着劇烈的爭戰。母親是爲了對於死要取高的態度，對於你們要留下最大的愛，對於我要得適中的理解；我是爲了要從病魔

救出你們的母親，要勇敢的在雙肩上擔起了逼着自己的運命；你們是爲了要從不可思議的運命裏解放出自己來，要將自己嵌進與本身不相稱的境遇裏去，而爭戰了。說是戰到鮮血淋漓了也可以。我和母親和你們，受着彈丸，受着刀傷，倒了又起，起了又倒的多少回啊。

你們到了六歲和五歲和四歲這一年的八月二日，死終於殺到了。死壓倒了一切，而死救助了一切了。

你們的母親的遺書中，最崇高的部分，是給與你們的一節，倘有看這篇文章的時候，最好是同時一看母親的遺書。母親是流着血淚，而死也不和你們相見的決心終於沒有變。這也並不是單因爲怕有病菌傳染給你們；卻因爲怕慘酷的死的模樣，示給你們的清白的心，使你們的一生增加了暗淡；怕在你們應當逐日生長起來的靈魂上，留下一些較大的傷痕。『使幼兒知道死，是不但無益，反而有害的。但願葬式的時候，教使女帶領着，過

一天愉快的日子。』你們的母親這樣寫。又有詩句道：

『思子的親的心，是太陽的光普照諸世間似的廣大。』

母親亡故的時候，你們正在信州「」的山上。我的叔父，那來信甚而至於說，倘不給送母親的臨終，怕要成一生的恨事吧。但我卻硬託了他，不使你們從山中回到家裏。對於這，我想你們有時或者以爲殘酷，也未可知的。現在是十一時半了。寫這文章的屋子的鄰室裏，並了枕熟睡着你們。你們還幼小，倘你們到了我一般的年紀，對於我所做的事，就是母親想要使我來做的事，總會到覺得高貴的時候吧。

我自此以來，是走着怎樣的路呢？因了你們的母親的死，我撞見了自已可以活下去的大路了。我知道了只要愛護着自己，不要錯誤的走着這一條路便可以了。我曾在一篇創作裏，描寫過一個決計將妻子作爲犧牲的男人的事。在事實上，你們的母親是給我做了犧牲了。像我這樣的不知道使

用現成的力量的人，是沒有的。我的周圍的人們是只知道將我當作一個小心的、魯鈍的、不能做事的、可憐的男人；卻沒有一個肯試使我貫徹了我的小心和魯鈍和無能力來看。這一端，你們的母親可是成就了我。我在自己的孱弱裏，感到力量了。我在不能做事處尋到了事情，在不能大膽處尋到了大膽，在不銳敏處尋到了銳敏。換句話說，就是我銳敏的看透了自己的魯鈍，大膽的認得了自己的小心，用勞役來體驗自己的無能力。我以爲用了這力，便可以鞭策自己，生發別樣的。你們倘或有眺望我的過去的時候，也該會知道我也並非徒然的生活，而替我歡喜的吧。

雨之類只是下，悵鬱的情況漲滿了家中的日子，動不動，你們中的一個便默默的走進我的書齋來。而且只叫一聲爹爹，就靠在我的膝上，啜啜的哭起來了。唉，唉，有甚麼要從你們的天真爛漫的眼睛裏要求眼淚呢？不幸的人們啊！再沒有比看見你們倒在無端的悲哀裏的時候，更覺得人世

的淒涼了。也沒有比看見你們活潑的向我說過早上的套語，於是跑到母親的照像面前，快活的叫道「親娘，早上好」的時候，更是猛然的直穿透我的心底裏的時候了。我在這時，便悚然的在目前看見了無劫的世界。

世上的人們以爲我的這述懷是歎氣，是可以無疑的。因爲所謂悼亡，不過是多到無處不有的事件中的一件。要將這樣的事情當作一宗要件，世人也還沒有如此之閑空。這是確鑿如此的。但雖然如此，我不必說。便是你們，也會逐漸的到了覺得母親的死，是一件甚麼也替代不來的悲哀和缺憾的事的時候。世人說是不關心，這不必引以爲恥的。這並不是可恥的事。我們在人間常有的事件中間，也可以深深的觸着人生的寂寞。細小的事，並非細小的事；大的事，也不是大的事；這只在一個心。

要之，你們是見之慘然的人生的萌芽啊。無論哭着，無論笑着，無論高興，無論淒涼，看守着你們的父親的心，總是異常的痛傷。

然而這悲哀於你們和我有怎樣的強力，怕你們還未必知道吧。我們是蒙了這損失的庇蔭，向生活又深入了一段落了。我們的根，向大地伸進了多少了。有不深入人生，至於生活人生以上者，是災禍啊。

人世很淒涼。我們可以單是這樣說了就算嗎？你們和我，都如嘗血的獸一般，嘗了愛了。去吧，而且爲了要從淒涼中救出我們的周圍，而做事去吧。我愛過你們了，並且永遠愛你們。這並非因爲想從你們得到爲父的報酬，所以這樣說。我對於教給我愛你們的你們，唯一的要求，只在收受了我的感謝罷了。養育到你們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我也許已經死亡；也許還在拚命的做事；也許衰老到全無用處了。然而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你們所不可不助的，卻並不是我。你們的清新的力，是萬不可爲垂暮的我輩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像那吃盡了斃掉的親，貯起力量來的獅兒一般，使勁的奮然的掉開了我，進向人生去。

現在是時錶過了夜半，正指着一點十五分。在闐然的寂靜了的夜之沈默中，這屋子裏，只是微微的聽得你們的和平的呼吸。我的眼前，是照相前面放着叔母折來贈給母親的薔薇花。因此想起來的，是我給照這照相的時候。那時候，你們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還宿在母親的胎中。母親的心是始終惱着連自己也莫名其妙不可思議的希望和恐怖。那時的母親是尤其美。說是仿儼那希臘的母親，在屋子裏裝飾着很好的肖像。其中有米納爾伐 (一) 的，有瞿提 (二) 的和克靈威爾 (三) 的，有那丁格爾 (四) 女士的。對於那娃兒脾氣的野心，那時的我是只用了輕度的嘲笑的心來看，但現在一想，是無論如何，總不能單以一笑置之的。我說起要給你們的母親去照相，便極意的加了修飾，穿了最好的好衣服，走進我樓上的書齋來。我詭異的看着那模樣。母親冷清清的笑着對我說：『生產是女人的臨陣，或生佳兒或是死，必居其一的，所以用臨終的裝束。』——那時我也不由的失

笑了。然而在今，是這也不能笑。

深夜的沈默使我嚴肅起來。至於覺得我的前面，隔着書桌便坐着你們的母親似的了。母親的愛，如遺書所說的一定擁護着你們。好好的睡着吧。將你們聽憑了所謂不可思議的時這一種東西的作用，而好好的睡着吧。而且到明日，便比昨日更長大更賢良的跳出眠牀來。我對於做完我的職務的事，總盡全力的吧。即使我的一生怎樣的失敗，又縱使我不能克服怎樣的誘惑，然而你們在我的足跡上尋不出甚麼不純的東西來這一點事，是要做的，一定做的。你們不能不從我的斃掉的地方，從新跨出步去。然而甚麼方向，怎樣走法，那是雖然隱約，你們可以從我的足跡上探究出來吧。幼小者啊，將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帶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遼遠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無畏者的面前就有路。

初中國文 第六冊

去吧，奮然的，幼小者啊！

【注釋】〔一〕信州，日本地名，在本州福島之東。〔二〕米納爾伐（Minerva），即

Athena，希臘女神之名。〔三〕翟提（J. W. Goethe, 1749—1835），今通譯哥德。德國詩

人兼小說家。所著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與浮士德均有漢譯本。〔四〕克靈威爾（Oliver Cromwell，

1699—1658），英國政治家及軍人，曾為國會議員，內亂起，投身國會軍，為獨立黨首領。

殺英王查理第一，改行共和政體，自稱國民總督。〔五〕那「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英國女子，為紅十字會之創始者。

【語文對譯】我被襲於悽愴之情，不由的低了眼。——余為悽愴之情所襲，不禁俯首，

不敢仰視。母親是流着血淚，而死也不和你們相見的決心終於沒有變。——汝母決意不復見汝

面，其心始終不變。這也並不是單因為怕有病菌傳染給你們，卻因為怕慘酷的死的模樣，示

給你們的清白的心，使你們的一生增加了暗淡。——此不僅為顧慮病菌之傳染已也，乃懼於汝

清白之心版上印入死之慘象，使汝之一生增加暗淡耳。使幼兒知道死，是不但無益，反而有

害的。——使幼兒知死之一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思子的親的心，是太陽的光普照諸世

間似的廣大。——思子之親心，其廣大有若太陽普照於人間。

習題

- (一) 有島之妻忍心不再與子女相見，其用意何在？ (二) 於母氏之喪，不使子女送葬，其行為可取否？ (三) 任譚兩段爲文言文。 (四) 我國望兒女爲肖子，而有島則主張兒女須超過其親，究以何者爲對？

兼愛上

墨子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一〕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二〕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三〕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

兼愛上

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

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異室〔四〕，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五〕，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六〕，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

不孝、不慈亡〔七〕有。猶有盜賊乎？——視人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

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不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題解】

墨子倡兼愛之說，勢力極盛；門人弟子甚衆，當時與儒家並峙而非。漢以後，學術定於一尊，儒學盛而墨學就衰。本文選自墨子，書中有兼愛三篇，這是他的上篇。大

旨在論兼愛之益，期世人取愛而棄惡，使天下復於治。

【作者生平】

墨子，舊本題墨翟撰。翟，魯人，他的年輩約後於曾子而先於子思。仕宋爲大夫。倡兼愛之說，爲人尙義俠，嘗百舍重繭說楚罷兵以救宋。孟子嘗斥他兼愛無差等爲

初中國文 第六冊

無父。著有墨子。惟書中多稱子墨子云，可見出於門人及後學者所追記，並非墨子自撰。注本以清孫詒讓所著墨子閒詁爲最善。

【注釋】

〔一〕王念孫說：『焉，猶乃也。』下文『焉字同。』〔二〕攻，治理。〔三〕當，讀爲嘗，意即嘗試。〔四〕異室，謂他人的家室。下異家與異國準此。〔五〕此句及下句「人」字下，依俞樾校，並當有「身」字。〔六〕物，卽事。言天下的亂事，盡在於此。〔七〕亡，同無。

習題

(一) 兼愛的意義是甚麼？ (二) 果如墨子的話，國家可以不亂嗎？ (三) 墨家所主張的愛和儒家的同否？

事因於世備適於事

韓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臝〔一〕，蟪〔二〕

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三〕}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四〕}禹決瀆^{〔五〕}。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六〕}。然則今有美堯舜鯀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新聖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七〕}，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

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八〕，采椽不斲〔九〕，糲糲〔一〇〕之食，藜藿〔一一〕之羹，冬日麤〔一二〕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一三〕之服養，不虧〔一四〕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一五〕，以爲民先，股無胈〔一六〕，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絮駕〔一七〕，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臄臄而相遺以水〔一八〕；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一九〕。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二〇〕；穰歲之秋，疏客必食〔二一〕；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

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題解】 本篇是古代法家的政論，大旨謂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換言之，卽識時爲上，法古爲下。因主張以法治國。

【作者生平】

韓非子，舊題韓非撰。韓非，戰國時韓國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爲人口

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曾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遠甚。非見韓國日益削弱，因著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非疾治國者不務修明法制，而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等篇以自見。後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而見讒於李斯，云：『非終爲韓，不爲秦。』遂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非遂死。今通行韓非子，凡五十五篇，卽非發憤所著的十餘寓言。有清代王先慎集解本，極詳明。

【注釋】

「一」橐，力×巳，上，音裸。木實爲果，草實爲橐。「二」蜂，力尤，去，音憚。

事因於世備適於事

謂洩水他出，因澤居者常苦水。〔二〇〕饑，同餉，意即饋食。意林引作饑。〔二一〕穢，日尤，陽平，音甄；豐也。食，ム，去，音飼；以食與人。〔二二〕士橐，與士託通，謂人之任於諸侯或託於諸侯者。爭士橐，意即爭祿位。士或作土，誤。

習題

- (一) 韓非子的言論，有無可反駁處？ (二) 古人好讓，後人好奪，韓非子以爲理由何在？

與筱峇〔一〕論文派書

吳敏樹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二〕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圈別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三〕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之當世，就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四〕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辯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

之。

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五〕}始稱山谷，^{〔六〕}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七〕}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傳，^{〔八〕}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九〕}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十〕}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十一〕}而爲古文辭類纂。^{〔十二〕}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十三〕}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乃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義美，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

自來古文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十四〕}承八代^{〔十五〕}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

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

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望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二四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二吾獨高歸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二吾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二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原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

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

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二八）之說，云當自荆公（二九）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博。（三〇）廣博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爲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

【題解】

本篇採錄梓湖文集。作者爲文雖亦宗仰歸有光方苞，而不服桐城派之主張，曾國藩作歐陽生文集序，將他列入桐城派中，乃作書明之。

【作者生平】

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清湖南巴陵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官瀏陽訓導。善爲古文，著有梓湖文集。

【注釋】

〔一〕敏學，係歐陽兆熊字，湖南湘潭人。工詩文，善醫，有詩集。〔二〕功甫，名勳，文字子和。著有秋聲館遺稿。〔三〕研生，係羅汝懷字，一字念生，湘潭人。清道光拔

貢，官龍山訓導，著有綠漪草堂詩文集，編有湖南文徵等書。〔四〕曾侍郎，指曾國藩。〔五〕接江西詩派的名起自宋呂本中。本中字居仁，壽州人，有詩名，自言傳江西衣鉢，乃作江西詩社宗派圖，首列黃庭堅，（字魯直，號涪翁，又號山谷道人）次列陳師道，（字無已，又字履常，彭城人，有后山集）等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出於庭堅，又因庭堅爲江西豫章人，稱江西詩派。〔六〕姚姬傳，即姚鼐。〔七〕方望溪，名迥，字靈皋，著有望溪集。〔八〕劉海峯，名大櫛，字才甫，著有海峯詩文集。〔九〕歸震川，即歸有光。〔一〇〕按古文辭類纂凡七十五卷，分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選錄歷代各家文詞，每類均有序，述說文體的源流。〔一一〕八家，謂唐宋八大家，即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等八人。〔一二〕韓柳，指韓愈，柳宗元。〔一三〕按宋蘇軾韓文公廟碑有云：『文起八代之衰。』八代，即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一四〕經，子，史，漢，是說六經，諸子，史記，漢書及後漢書。〔一五〕八股文，是明清時的制藝。〔一六〕長沙，湖南縣名。〔一七〕甲辰，即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公元一八四三年）。〔一八〕梅伯言，名曾亮，清上元人。著有柏根山房集。〔一九〕蒲公，即宋王安石。〔二〇〕陳廣博，名溥，清新城人。

與徽學論文派書

習題

- (一) 試綜述書中大意。 (二) 將第三節改寫爲語體文。

背影序

朱自清

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

了；」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六年以後了，情形已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如採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是太需緩了；文壇上對於牠，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言，「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情形，比前爲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面，卻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令人高興。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復胡適的信」（眞美善一卷十二號）裏，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

小說。……第三是詩。……」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那卻是不够的。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只是牠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面；牠的歷史的原因，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一〕文學爲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製，舊來的散文學裏也儘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二〕爲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歷史的原因，只是歷史的背景之意，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三〕這也就是說，美文古已有之，只周

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几序裏說：

……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四〕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牠爲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爲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牠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在這個情形之下，現代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頗爲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會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裏面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裏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受了外國的影響，歷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撇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爲什麼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她們支持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那種現象卻又是不健全

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分別文學的體製，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裏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包孕着種種議論和衝突；淺學的我，不敢贊一辭。我只覺得體製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着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着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閒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牠的很好的詮釋。牠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對於「懶惰」與「欲速」的人，牠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製。這便是牠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爲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

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着，批評着，解釋着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鍊，成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題解】

本篇採錄潛影。

【作者生平】

朱自清，見第一冊「張小小的橫幅課」。

【注釋】

- 〔一〕作者自註：讀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包括在內。
 〔二〕姚鼐，字姬傳，清桐城人，爲桐城派古文的代表，編有古文辭類纂，分文體爲十三類。
 〔三〕雜拌兒（同兒），俞平伯所作散文集。
 〔四〕公安派，明代文派之名，

其文以清新輕俊爲主。倡者爲袁宏道及其弟中道。宏道字中郎，湖北公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有錦帆，解脫，瀟碧堂，餅花齋，廣陵，桃源，傲篋等集。中道字小修。有珂雪齋集。

〔五〕竟陵派，爲對公安派反動之一文派，其風格主幽深孤峭。倡者爲鍾惺及譚元春，皆湖北竟陵人。鍾字伯敬，萬曆庚戌進士，有隱秀軒集。譚字友夏，天啓乙卯舉人，有嶽歸堂集。〔六〕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古希臘之哲學家，所著詩學 (Poetics)，論各種文體之得失，爲西洋最古之文學批評名著，我國亦有譯本。

習題

(一) 散文學與純文學的區分對不對？ (二) 在文學美術上，懶惰與欲速可以有所成就麼？

嚴父母義

俞正燮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學云：『爲人父，止於慈。』禮運云：『父慈子孝，謂之大義。父子篤，家之肥也。』左傳，晏子云：『父慈子孝，禮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一〕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

嚴父母義

悔厲吉。』又云：『有孚威如，終吉。』象傳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家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然則嗃嗃同憂勤，未失慈愛，有孚爲慈，威如爲子婦之嚴其父母，而反身爲父母之所以嚴。嚴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云：『以養父母，日嚴。』又云：『祭則致其嚴。』皆謂子嚴其父母也。

表記云：『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此漢儒失言。於母則違嚴君父母及養父母日嚴之訓，於父則違慈孝之誼，由誤以古言嚴父爲父自嚴惡，不知古人言嚴皆謂敬之，易與孝經皆然。學記云：『嚴師爲難，師嚴而後道尊。』亦言弟子敬之。書記舜言『敬敷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及詩商頌正義引書，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中庸記孔子言『寬柔以教』，爲君子之強。豈有違聖悖經，以嚴酷爲師者。知嚴師之義，則嚴父母之義

明，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題解】 此篇采錄癸巳存稿。俞氏著作有癸巳類稿，編刻於清道光癸巳年，故以爲名，此則係編餘廢稿，後人輯而刻之，仍名之曰癸巳存稿。

【作者生平】 俞正燮，字理初，清安徽黟縣人，道光辛巳舉人，博學強記，特具識見，與魏源蔣湘南魏自珍同負盛名，爲嘉道年間之人傑。

【注釋】 「一」見昭公二十六年，此處略有刪節。原注云：「箴，諫也。」「二」象傳，相傳係孔子所作，所以釋周易象象之義者。「三」象傳，相傳亦係孔子所作，所以釋文王象辭之義者。「四」嗚嗚，讀如「已」，王弼注訓恭訓嚴，孔穎達正義云：嚴酷之意也。俞氏蓋以爲非，故別作解。「五」王弼注云：「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於人也。」正義引申之云：「身得人敬，則敬於人，明知身敬於人，人亦敬己。反之於身，則知施之於人，故曰反身之謂也。」「六」孝經唐玄宗註，嚴字下均云尊嚴其父母。

習題

(一) 此種考據文章，措詞質樸，說理簡要，在本冊中有那一篇可以相比？ (二) 試作一篇

『嚴師說』，不求引證繁多，只須簡明的寫出意思來便好。

諱避

韓愈

愈與李賀〔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二〕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

皇甫湜〔三〕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四〕是也。

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五〕是也。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

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六〕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七〕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饑，〔八〕以爲觸犯。

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題解】 此篇采錄昌黎先生集。作文的原因已見篇首，即申明世俗避諱之非，條理清晰，而有滑稽味，是韓文中的佳作。

【作者生平】 韓愈，見本冊。

【注釋】 〔一〕李賀，唐宗室，字長吉，七歲能詩，早卒。因家於福昌縣之昌谷，所著詩曰昌谷集。〔二〕據唐康駢著劇談錄，云此人即是元稹。但或疑事跡有不符處，董彥遠謂李賀死於元和中，即使元稹爲禮部，時代亦不相及，爭名蓋是當時同舉進士者。〔三〕皇甫湜，字持正，唐陸州人，由進士官至工部郎中。其文出於韓愈，有皇甫持正集。〔四〕禮記曲禮云：「二名不偏諱。」鄭玄注云：「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與文中所引略異。〔五〕曲禮云：「禮不諱嫌名。」鄭注云：「嫌名，謂音聲相近，如禹與雨，丘與菴也。」〔六〕

周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周頌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曰：『宋不足徵』，又曰：『丘在斯』。以上均見昌黎集原注。〔七〕昌黎集孫氏醇注云：『杜康，漢章帝時爲齊相，見衛桓四體書。』〔八〕唐高祖之祖名虎，父名晒，太宗名世民，玄宗名隆基，故衛勢秉饒四字並是嫌名。又代宗名豫，與論同音。

習題

- 効力？
- (一) 此文與前篇比較，寫法有何不同？
- (二) 此文如用嚴正的寫法，是否能更有說服人的

文章法則——論辯文

一 論辯文的意義和效用

什麼是論辯文？這在第三冊的文章法則裏，講文章的分類時已說過，論辯文的目的在使人相信或不相信。那末，凡是發表主張，評論事物，主在使人相信或不相信的文章，統可叫做論辯文。

論辯文，前人或與說明文混合而稱論說文。其實，以目的言，論辯文在使人信行，說明文在使人理解；以態度言，論辯文偏於主觀，說明文偏於客觀；以性質言，論辯文的題目須是一個命題，即是一個肯定的或否定的完全的句子，而說明常爲單語；兩者原是不同的。例如大同與小康、兼愛，機器促進大同說三篇，即是前人所稱的論說文。但其中大同與小康

一篇，旨在說明大同世與小康世爲治不同之點，使人理解；而態度偏於客觀；題目爲單語：它是說明文。第二篇機器促進大同說，題目上雖按上說字，而事實上是一個完全句子所成的命題；其態度偏於主觀；其目的在使人相信機器可以促進大同世界；它是論辯文。第三篇兼愛，題目雖不是一個命題，而目的卻在使人相信天下兼相愛，國家才可以治的主張，與機器促進大同說同，它是一篇論辯文。

論辯文的別名繁多，像諸子裏所稱的篇、訓、覽，古文家所稱的論、辨、議、原、說等等都是。又近人所取論辯文的名稱也很不一致，有稱議論文，有稱辯論文，也有依着前人稱論說文的。總之，要知道是不是論辯文，要從它的旨趣上去辨別，不可依形貌立言。

說到論辯文的效用，雖不及說明文的廣大，然而如要辨白是非，證明真僞，鼓吹正論，糾正邪說，使得真理明而正義顯，非用論辯文不可。不

但如此。在作者，於心理方面，因心思之運用，日益靈敏，可得分析精細，推理正確的知能。同時於言語方面，除得清晰而有條理之外，復能使用辯論術，以流利的言辭，有力的語句，以理服人，以情感物，易達論辯的目的。

練習

- (一) 論辯文與說明文的異同點何在？
 (二) 試述論辯文對於國家社會及個人的效用？

二 論辯文的種類

論辯文，有人就它的作用分爲四種：(1) 就某問題而發表一己的主張的，叫論說文；(2) 對某事理而下批評的，叫批評文；(3) 對他人的主張表示贊成或反對的，叫辯駁文；(4) 對於某個人或某團體表示勸告或誘導的，叫誘導文。第一種，像第五冊裏的缺陷論、尚樸，及本冊課

文、美育與人生、事因於世備適於事、兼愛等是。第二種，像自己的園地、不爲與不能等是。第三種，像海灘上種花是。第四種，像爲學與做人、假如我有個弟弟等是。

別的一種分類法，則把論辯文分爲建設的和破壞的兩種。凡作者目的積極的在表示一己的主張的，是建設的論辯文，像上舉的第一類文章是。可取兼愛篇爲例，自行參閱。

否則，如果作者的目的消極的在破壞他人的主張，使對方的理由不能成立，是破壞的論辯文。例如本冊課文諱辯是。現在舉兩篇篇幅較短的爲

例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文章法則

初中國文 第六冊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辱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

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

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王守仁答毛憲副書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檀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鷄鳴狗盜之力哉？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但這兩種文章的區別，有時也不能純然劃開的。例如機器促進大同說那篇文章，前面是破壞的，後面是建設的。蓋文章緣事而發，社會上有某種事實發生，作者不能已於言，於是發表論文，表示一己的主張，使人知所信從，這是屬於建設的。如果社會上發現一種議論或一種運動，作者對之表示反對，這是破壞的。如果於破壞之後，而別有所主張，於是不能不先用破壞的手段，打倒對方的論點，然後搗出自己的主張來糾正它，這就產生了先破壞後建設的論辯文的體式了。現在舉第四冊裏的新時代的女子爲例——

新時代的女子是什麼？有的說，是口塗暹紅，腳踏高跟，天天電影院，夜夜跳舞場的時髦女子。有的說，是橫眉怒目，攘臂高呼，雄赳赳，氣昂昂，與男子們爭權利的女英雄。我說，兩者都不是。因爲一個女子的人格，有兩個缺一不可的性質：其一是女子獨有的「女性」，其二是與男子共有的「個性」。我們若希望一個女子的人格發達到完美的地步，必須先使這兩個性質得到平衡的發展。若是單單的「女性」得到了發展，他便將使一個女子成爲男子的玩物，如

初中國文 第六冊

上面所說的第一種人；若是單單的『個性』得到了發展，他又將使她成爲男子的仇敵，如上面所說的第二種人；兩者都是畸形的發展，不是康健社會的現象，故這兩種女子也都不是我們所期望的新女子。

舊時代的女子，因爲太注重了『女性』的培植，故很少有完美人格的產生。但比如孟母、班昭、李易安之類的女子，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她們人格的完美，因爲她們不但都是可愛的『女性』，並且也都是可敬的有『個性』的人才。不過這個舊模型的範圍究竟太窄了，她但能在文藝書史的園子中打圈子，卻跳不出圈子以外。她的人數也太少了，只限於幾個書香人家的嬌寵女兒；若是一個女子生在村野的人家，或雖生在書香人家而不得寵於父母，那她便只能愚昧昏蒙的度過一生了。這是舊社會的缺憾，也就是我們希望新社會來糾正的一點。

故我以為，所謂新時代的女子，一方面應該避免那『女性』或『個性』的畸形發展，以期造成一個和諧完美的人格；他方面也不必與舊女子的模型背道而馳，只應該對於她的缺陷與偏弊去做一點補救的工作。那缺陷中最大的，是人才範圍的狹窄，與教育勢力的淺薄，故新女子的努力，也當在此着眼。她應當使一個琴棋書畫的花瓶式的才女，化爲許多有文有質的文藝家、科學家、工程師、銀行家、醫生、律師、政治家、教育家，以及其他千千万萬的有用人才。其

次，她又當使教育徧及於全社會，使一般不幸的女子，無論在上中下那一級的社會中，都能得到一個人格發展的機會。使完全的人生，不僅僅限於那少數的幸運女子，而能如春日一樣，照徧了高山與低谷，紅樓與茅屋。這才是新女子的理想模型，這才是新女子所應做的美夢。

練習

(一) 試就已讀的文章舉出論說的、批評的、辯駁的、誘導的論辯文各一篇。(二) 建設的論辯文與破壞的有何區別？又建設的和破壞的兩者能否並包在一篇論文裏？

三 論辯文的組織

論辯文的組織，正式的，大多分全體為三部分：(1) 引端；(2) 正文；(3) 結束。

引端所以揭示論點。例如上引的答毛憲副書的第一段，就是揭示論點的引端。讀孟嘗君傳的篇幅雖短，形式也完全，第一句就是它的引端文字。引端有時也拿來表示作文的動機，或免除讀者的反感與疑慮。例

如

(1) 今之談文學改良者衆矣。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於此再四研思，輔以朋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爲八事，分別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2) 學校裏的演講，應該是討論學術，我忽然提出「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這個怪題，像是不該。但我想所謂學術者，並不是專記誦那死的學理，還要兼研究那活的實際問題。……裁兵問題，便是關於我們個人生死、國家存亡、最痛切的問題。今天所講，就是把我個人對於這問題的意見，提出來請教諸君。我講演之前要申明一句：我的話絲毫不含煽動性質，我是完全拿學者態度來討論政治上的實際問題。我確信這問題是我應該討論，而且人人都

有權討論的。梁啟超有槍階級對無槍階級

例 (1) 目的在表明作文的動機；例 (2) 在免除讀者的反感或疑慮。

但引端除爲提示論點外，大都是一種開場白，事實上可有可無。故凡簡短的文章，大多從略。如果不能不要它，那應當寫得簡括、明瞭；其長

度至多只能占全文的五分之一。

其次篇後的結束，是拿來揭示論點，或照應前文，用作結束，或補敘
作文的動機等。例如——

(1)我並不是以國家爲偶像的人，不過從文化史的一方面看來，若是自來就沒有國家這種組織，人類的文化，還到不了這個地步。最遠的將來，我不敢說；就現在和最近的將來而論，也還要利用國家這種組織，來滿足人類的的生活，以爲世界統一的地步。簡單說一句話，還是不能離掉國家的。不能離掉國家，就不能不愛國家了。潘力山爲什麼要愛國

(2)以上不過任舉幾種，說明那些事實都是由欲陷產生的，其實可說明的事實何限；可知欲陷實在是找到圓滿的一個起點。我們不要預存一個厭惡欲陷的心理，以爲圓滿是可以欣羨的，是不會有惡結果的。要知道就結果上說，從圓滿所生的惡結果，比從欲陷所生的惡結果更壞。世間只有由欲陷找到的圓滿，纔可欣羨，纔有價值。若是想由圓滿裏去找圓滿，那就不僅要遭遇一種可恐怖的失敗，並且要貽留一種最沈痛的懺悔。李石岑欲陷論

(3)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

文章法則

初中國文 第六冊

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捨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

例（1）揭示論點。例（2）照應前文，表示結束。例（3）補敘作文的動機。

但結束也和開端一樣，可有可無，故凡簡短的文章統不用。如果要

用，也要寫得簡括而明瞭；其長度和開端差不多，或者更要短些。至於正文，爲篇中最重的所在，一切推理、辯證，統在這裏表述。其方法當在後面分別說明。

練習

（一）論辯文的組織是怎樣的？

（二）開端與結束有何用處？

四 命題

什麼是命題？就是論理學上用文字寫下來的斷定，或說是斷案，也稱

爲結論，它常是一個完全的句子構成的。例如「人是理性的動物」，「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孟嘗君非真能得士」這些在論理學上都叫斷定，在論辯文裏稱爲命題。

作論辯文爲什麼先要個命題？因爲論辯文實際上是個命題的證明；而且命題才有是非、得失、真偽的辯論；否則論辯文即無從產生。例如課文兼愛篇不過是命題「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的證明，上引讀孟嘗君傳，不過是命題「孟嘗君非真能得士」的證明。如果把命題「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改爲「兼愛」、「交惡」、「治」、「亂」，把「孟嘗君非真能得士」改爲「孟嘗君」、「士」，因爲這些單語都不是命題，作者對它們發不出贊成或反對的議論，論辯文即無從產生了。

命題必是一個完全的句子，而且限於敘述句；其他疑問句、命令句、驚歎句，都不能用。因爲疑問、命令、驚歎三種句子所表示的都不是命

題，無須加以證明。又敘述句有肯定的和否定的兩種，故命題也常寫成肯定的與否定的兩式。例如「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是肯定的，

「孟嘗君非真能得士」，是否定的。

命題，有時就是論辯文的題目，而且是正式的題目；例如「機器促進大同說」，「事因於世備適於事」等是。但實際上，作者沿襲習慣，題語每不採用命題式，只是隨意標上幾個字；例如「天下兼相愛則治」一個命題，作者常任意作以下的題語——

(1) 論兼愛

(2) 兼愛說

(3) 兼愛

(4) 以兼愛治天下論

同樣，一個否定命題，「孟嘗君非真能得士」，亦常可作以下的題語——

(1) 孟嘗君論

(2) 讀孟嘗君列傳

(3) 孟嘗君與士

(4) 孟嘗君得士論

不但如此。有時作者爲引起讀者的注意，或刺激讀者的感情，題語還常採用疑問句、驚歎句的形式；例如「男女學生不當同學嗎？」「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之類。不過，這種題式，只是形式上的變化，實際上它仍含有一個「男女學生應該同學」，「非國體問題」的命題在那裏，這是學者不可不知道的。

練習

- (一) 什麼是命題，有何用處？
 (二) 論辯文的題目應當怎樣寫？

五 證明

前面說過，論辯文不過是命題的證明，故定了命題之後，就當設法來給它證明。證明的方法，分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

- (一) 直接的證明 這是用確曾有過的事實，或古人有權威的言論來

證明自己的命題的。例如——

(1) 我們翻開歷史來看，古今中外，幾多聖賢、豪傑，那一個不是從吃苦中磨練出來的？佛世尊身為王子，多福多樂，獨願捨家入山，苦修六年，睡在曠野中樹林下，穿着死人遺下的衣服，每日僅吃幾粒豆子，幾粒之蔬，維持生命；這是多麼苦惱，而他獨處之泰然，所以成爲教主。孔子一車兩馬，周遊天下，享受天下人揶揄，而救世之心終不稍減，奔波之苦迄未掛懷。這種吃苦的精神，尤其是我們應該崇拜的。再看晉朝名臣陶侃，他活得不耐煩，每天要搬磚頭；英國名相格蘭斯頓，每日午飯後要劈一點鐘柴。難道他們一個要做瓦匠，一個要做火夫嗎？笑話，笑話，他們決不是的。他們不過借此鍛鍊吃苦的精神，恐怕身體安逸了，將來不能做事。他們的用心是很深的。摩羅與陀苦

(2) 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隨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羞以醜酒亡，而句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苦齋記

例 (1) 引佛世尊的捨家修道、孔子的周游列國、陶侃的運磚、格蘭斯敦

的劈柴四事，證明聖賢、豪傑多從苦中磨練出來，是用直接的證明。例（2）的前半，引用有權威的言論證明苦中有好處，後半用夫差亡國，句踐興邦的事，證明苦樂相倚的道理，也是採用直接的證明。

（二）間接的證明 間接的證明，也稱反證，因為它是用不會有過的事實或和它相反的事實來證明對方的不是，以明自己主張的真實的。例如上引的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就是用不會得有真士的事實，間接的去證明世人以孟嘗君能得士的話的不對。又如孟子離婁下——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這是孟子就匡章沒有不孝的行為，證明國人稱匡章為不孝的不對，也是用

的間接的證明。

直接的證明，多用於發表主張的論文；間接的證明法，多用於反駁他人議論的論文。但如一文而兼具反駁和表示主張兩種作用，那就兩種證明都須用到。

練習

- (一) 直接的證明和間接的證明有何不同之點？
 (二) 試就已讀的文章，舉出直接證明和簡接證明的例子各一則。

六 演繹的論證

論辯文上所用辯證的方法，完全是採用論理學的推理法的。它的方，式，分演繹、歸納、類比三種。

演繹的論證，是根據已知的普遍的原理或原則來推證那特殊的事件

的。譬如說，凡金屬物遇熱則漲，這是人人所知道物理上一條定理。我們根據這條原理，可以推定鐵球受了熱，他的體積也漲大的事實。這就是用的演繹法。

這種演繹法，使用時常用三個命題（第一命題叫大前提，第二命題叫小前提；第三命題叫斷案。）構成，故普通也有稱爲三段論法。像上例，可以給它寫成次之形式——

凡金屬物遇熱則漲大，……………大前提
 鐵球是金屬物，……………小前提
 故鐵球遇熱則漲大。……………斷案

但上邊的形式，是論理學上最正式的。人們作文說話，爲便利計，往往不遵守這固定的格式，而任意變更它的位次。例如上面的演繹推理式，在實際上可有下面五種不規則的形式——

文章法則

初中國文 第六冊

- (1) 凡金屬物遇熱則漲大，……大前提
 所以鐵球遇熱也漲大，……斷案
 因為鐵球原是金屬物。……小前提
- (2) 鐵球是金屬物，……小前提
 凡金屬物遇熱則漲大，……大前提
 所以鐵球遇熱也漲大。……斷案
- (3) 鐵球是金屬物，……小前提
 故鐵球遇熱必漲大，……斷案
 因為凡金屬物遇熱則漲大。……大前提
- (4) 鐵球遇熱必漲大，……斷案
 因為鐵球是金屬物，……小前提
 而凡金屬物遇熱必漲大。……大前提
- (5) 鐵球遇熱必漲大，……斷案
 因為金屬物遇熱必漲大，……大前提
 而鐵球是金屬物之故。……小前提

不但如此。在實際上，人們作文說話，對於演繹的推理，除各命題的

位次可以隨意顛倒外，還可以隨意省略。所以像上例，也有時省略成如次的形式——

(1) 凡金屬物遇熱必漲大。(大) 所以鐵球遇熱也漲大。(斷)……………省小前提

(2) 鐵球是金屬物，(小) 所以鐵球遇熱必漲大。(斷)……………省大前提

(3) 凡金屬物遇熱必漲大，(大) 而鐵球也是金屬物。(小)……………省斷案

(4) 鐵球遇熱必漲大。(斷)……………省大小兩前提

(5) 因凡金屬物遇熱必漲大也。(大)……………省小前提與斷案。

所應注意的，演繹的論證，易陷於錯誤，因為它是以大小兩前提為立論的根據，如果前提中有一個不穩固，則論證即陷於謬誤。譬如某君降級，而作如次的推理式——

凡不用功的學生都要降級，……………大前提

某君是不用功的學生，……………小前提

所以某君要降級。……………斷案

文章法則

就是一個錯誤的論證。因為事實上不用功而不降級的學生很多，可見它的大前提不穩固。做根據的大前提既不穩固，那斷案也就靠不住了。所做論辯文，如採用演繹法，極要留心。

練習

- (一) 什麼是演繹法？它的格式是怎樣的？
- (二) 試把「學校的功課都應當注意學習，國文是學校的功課，所以國文應當注意學習」一個演繹推理，或變更命題的位次，或省略其三命題之一或二，造成種種非正式的推理式。
- (三) 把「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一句話，列成一個演繹推理式。

七 歸納的論證

歸納的推理式恰和演繹的相反，它是就各別的特殊事件以求普遍的原理或原則的。例如根據觀察、試驗，得了「凡金屬遇熱必漲大」一條通則，他的推理方式是這樣的——

金遇熱漲大，銀遇熱漲大，銅遇熱漲大，鐵遇熱漲大，錫遇熱漲大，……金、銀、銅、鐵、錫、鎳……都是金屬。

所以凡金屬遇熱必漲大。

歸納論證分兩種，一種叫**完全的歸納**，另一叫**不完全歸納**。完全的歸納是要把所歸納的特殊事件一一都經過觀察、試驗的。例如觀察李姓子女六人，而作以下的論證——

李翹好運動，李璉好運動，李珊好運動，李煥好運動，李璠好運動，李璣好運動。

李璉、李珊、李煥、李璠及李璣，都是李姓的子女。

所以李姓的子女是好運動的。

這就是用的是完全的歸納論證法，因為李姓統共子女六人，一一都觀察到了。

但事實上，要做完全的歸納是很難的，原因在於所根據的事例，一方限於人力，不能盡舉，一方數量過多，不勝枚舉；所以往往觀察、試驗了

一部分，有了相當的把握，即逕下概括的斷案。例如上舉「凡金屬遇熱漲大」的例，就是用的不完全的歸納論證。

這兩種論證法，使用起來，以不完全的論證爲便利，故在論辯文裏差不多都用到它。例如事因於世備適於事篇，韓非舉上古有巢氏構木爲巢，燧人氏鑽燧取火，中古鯀禹決瀆，近世湯武征誅數事，即下「新聖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的斷案。

不但如此，使用這種歸納方法，在論辯文裏，往往先提斷案，然後略舉若干事例作爲證明，不守歸納的正規的方式。例如第五冊缺陷論，先提「缺陷可以產生藝術」，而舉由同情和厭惡的兩面的衝突，徹上徹下，描寫出來的戲曲、小說，並由這衝突所發出來的詩歌、音樂爲證；又提「缺陷可以產生科學」，而舉爲補救身體上的缺陷的病理學、醫學、解剖學、細菌學，爲補救精神上的缺陷的精神分析學、變態心理學、實驗心理學、

犯罪心理學、爲補救社會上的缺陷的法律學、監獄學、警察學等爲證是。

不完全的歸納論證，在應用上雖稱便利，但危險性很大，因所取的事例既少，所下的斷案，難免因有例外而致錯誤。故應用時要小心。

練習

(一) 歸納論證和演繹論證不同之點何在？ (二) 試就已讀的文章，舉出二則使用歸納論證的例子。

八 類比的論證

這是根據已知的事例，來推證類似的事件的方法。例如根據火星和地球間若干相似點而推證火星上也有生物是。它的方式如次——

地球是繞太陽而轉的行星，有空氣，有水分，有氣候的變化，有生物——已知的事例
 火星也是繞太陽而轉的行星，有空氣，有水分，有氣候的變化——相類的事件

所以火星也有生物。

文章法則

這種論證，在文章裏也常使用。例如吳越復妻書——

如曰「拙鈍，無能爲力」，是直不自尊、不自愛之代名詞耳。天下事，人能爲者，我亦能爲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子不見夫法之羅蘭夫人，以區區一弱

女子，而造此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彼豈有異於人哉？無異也。

但這種論證的眞確性極小，萬一所舉的類似點爲偶然性而非固有性那就陷於錯誤。譬如有某甲爲某省某縣人，某校某班的學生，生平好運動，畢業後成爲一位有名的體育家。若是根據這若干偶然性，而作類比推證，說是某乙亦爲某省某縣人，和某甲同爲某校某班的學生，亦當是一位體育家，那不是錯了嗎？所以使用類比論證，更要格外小心。

練習

- (一) 類比論證和歸納論證有何不同？
 (二) 試擬一段類比論證的文章。

九 證據及其種類

從上所述看來，論證的是否成立，全看證據的強弱以爲斷。故學者明白了論證方法之後，對於證據的性質和使用的方法，也要有相當的知識。

證據，就性質說，可分爲事例、譬喻、因果和符號四種。

(甲) 事例 這是指引用和所推證的結論相同的事件爲證據而言。例如事因於世備適於事的首段，引上古有巢氏構木爲巢，燧人氏鑽燧取火，中古鯀禹治水，近古湯武征誅，以證「新聖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是。又如兼愛篇引父子不相愛，君臣不相愛，兄弟不相愛，以及人與人不相愛，家與家不相愛，國與國不相愛，證明「天下之亂源起於不相愛」，也是用事例爲證據的。現再舉梁啓超慧觀舉事例論證「學莫善於善觀」的一段爲例——

人誰不見洋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覺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倫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莎士比亞。無名之野花，田夫刈

初中國文 第六冊

之，牧童踏之，而高兕哲爲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殭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

(乙) 譬喻 這是指用和所推證的結論相同的事件爲證據而言。例如課文不能與不爲——

(1)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可見與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患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

也。』孟子不爲與不能

上例孟子用譬喻證明齊王對於王天下，實在是不爲，並不是不能。

(丙) 因果 這是指引用足以產生已知結果的原因的事件爲證據而言。例如史可法請進取疏——

昔吳夫差之卽位也，出入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決？迨後志倦垂成，以荒謔自娛，而句踐乃以辛苦乘其敝。此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皇上旣弛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麴蘖沈湎，事業或廢於夢辭；美色幸御，精神半付於蛾眉；君忘中原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聞；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於高麗，拜詔不呼於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上馬，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先帝之深讎何日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

列舉君臣上下苟安偷樂，心忘中原，證明將來永不能報仇雪恥，恢復失地

文章法則

是。

(丁) 符號 這是指引用足以產生已知原因的結果的事件，或說是足以產生已知原因的形迹爲證據而言。例如——

在這種世界大勢之下，試一檢視我國狀況，真令人不寒而慄。一般人談到「四萬萬同胞」，還彷彿帶些樂觀，以爲如此孳乳蕃殖的民族，乃是優勝的左券，無論與那一個國相遇，歸根結底，必能爭一日之短長。不知徒有其量而無其實的所謂「四萬萬同胞」，算得甚麼。如果依照現代各國的標準，把那體力、智力發育不健全的低能兒，一一除外，則剩餘的分子，能有幾何？而此强有力的少數分子，又爲無量數的低能兒所牽累，其力量又要消失一大半。以少數中的尤少數，與世界各國的整個民族相競爭，安能有幸？莫說四萬萬，縱使再加上一倍，變爲八萬萬，恐亦無濟於事。大晚報記者民族的質與量

上例就國人體力、智力的薄虛，及強有力分子的缺少等事實，證明我民族決難和各國對抗而操勝算，所用證據，統屬於符號的一類。

這四種證據，各有缺點，使用時如不經意，每陷於謬誤。就事例說，

寫作者首要明白人事和物理的不同。因為物理以物為對象，物質界是有普遍的法則可尋的，所以大概可以說甲這樣，乙也這樣。例如甲石沈了，乙石沈了。可以推證丙石也必沈。但人事界的現象卻不是這樣簡單。例如甲乙從事運動而得健康，丙從事運動或反而致病；因為各人的體質和環境不同，結果不能一致。其次，假設的事例不能作證據，因為事實未曾實現是無從證明的。

至於譬喻、因果、符號，那證據更靠不住。因為用譬喻為證據，不過利用它的類似點，真確性本很小。譬如說「甲的品行優於乙，有如甲的文章優於乙一般」，前者和後者所比完全不相似，可算是證據嗎？又如因果的證據，大都出於推測，非等事實明白，極難得絕對的斷案。而且你可以這樣下斷案，他也可以下和你相反的斷案。譬如你說：「甲平日品行方正，行為不苟，大概不會行竊。」他可以從別方面說：「甲近來有某種需

要，或不得已而行竊。』究竟誰是誰非，很難判定。又舉符號爲證據，也極其靠不住。因爲同一結果，可由許多不同的原因產生。譬如學校裏某種功課不爲學生所注意，可以說是由於學生對於某種功課不生興趣，也可以說是由於學校某部分功課的偏重，或說是由於教師的教學引不起學生的注意……可知以符號或形迹爲證據大多近於猜測，也是不甚可靠的。

四種證據雖不甚可靠，但如連合起來，卻也有相當的效力。譬如用下面的四種證據，證明某君的降級是由於不肯用功，那就差不多可以成立

- (1) 某甲生性好玩。——(因果) (2) 某甲常在課堂裏看小說。——(符號) (3) 家中督責
 雖嚴，但難免不被好玩的朋友帶壞，有如白布落染缸，沒法保持本色的。——(譬喻) (4) 以
 前某乙某丙統因不肯用功而降過級。——(例證)

以上會把寫論辯文應行注意之點，如命題、證明、論證法，以及證據

等等，分別說明。初學作論辯文，能粗粗懂得，差可應用。至於細詳的法理，等到高中裏再講，這裏不再說了。

練習

- (一) 因果和符號兩種證據不同之點何在？
- (二) 因果、符號、譬喻三種證據何以不能生效力？
- (三) 試用四種證據證明某君大考的失敗由於過於用功。

初中國文第六冊終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發行

初中國文 第六册

定價七角三分

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西四所

著者兼
發行者
教育部編審會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
所有

